

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电子版)

(笺图)

外国诗歌基本解读

⑫

德国卷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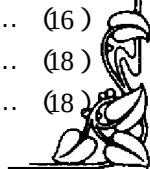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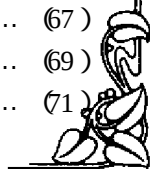
北方抒情诗人与抒情诗作

斯托姆	(1)
春夜	(4)
很久	(6)
鹳鸟	(7)
一八四四年五月五日	(7)
往昔的欢乐	(8)
命运	(9)
在爱人怀中生活过的人	(9)
如果在这阴暗的夜间	(10)
生活又给我带来创伤	(11)
五月	(11)
早晨	(12)
哦,可爱的悠闲	(13)
在高高的沙丘之上	(13)
夜间	(14)
夜晚	(15)
我只有在你的神魂里	(15)
爱经	(16)
秋	(18)
圣诞节之歌	(18)



你可曾原谅我的语言生硬	(19)
你的可爱的眼睛	(19)
我热烈盼望的你这良宵	(20)
加宰里	(20)
茉莉和丁香在开花	(21)
好好地跟我相亲相爱	(21)
请把我的双眼闭上	(22)
夜晚	(22)
三月	(23)
僻境	(23)
摩尔伽内	(24)
赠一位死者	(26)
夜间	(28)
暴风之夜	(29)
二月	(31)
如果生命不是别的	(31)
复活节	(32)
猫	(34)
五月	(35)
小夜曲	(36)
又一次	(37)
时辰到了	(38)
月光	(39)
我痛感到人生在飞逝	(40)
风信子	(41)
你不肯亲口说了出来	(42)
黄昏	(43)

女人的手	(43)
十月之歌	(44)
时间过去了	(45)
我婉言唤你投入我胸怀	(46)
你在睡觉	(47)
一座墓碑	(47)
白玫瑰	(47)
哦,要忠于死者	(50)
伊丽莎白	(51)
林中	(52)
弹竖琴的少女之歌	(53)
异国女郎	(54)
晚安	(54)
海滨的坟墓	(55)
蕾吉娜	(57)
一首跋诗	(58)
城市	(59)
路齐埃	(60)
在泽格贝尔克	(61)
秋天	(63)
圣诞节前夕	(64)
高特夫里特·凯勒	(65)
早晨	(66)
警告	(66)
宗教改革	(67)
夏夜	(69)
冬夜	(71)



晚歌	(72)
夜的静寂	(73)
初雪	(74)
波兰之歌	(75)
孔拉德·斐迪南·迈耶	(76)
水妖	(77)
春游	(78)
永远年轻的只有太阳	(79)
雪白的山峰	(79)
雪峰之光	(80)
蔷薇城	(81)
罗马的喷泉	(83)
足印	(83)
可汗艾柴儿的剑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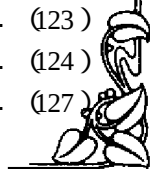
哲学家尼采的抒情诗

人生	(89)
我站在赤裸的危岩上面	(90)
回乡	(90)
你们空中的小鸟	(91)
年轻的渔家女	(92)
萨勒克	(93)
无家可归	(95)
忧郁颂	(97)
在冰河之旁	(99)
秋天	(101)

现代的哥伦布	(103)
孤独	(104)
流浪人	(105)
献给友谊	(106)
从高山之上	(107)
人啊！你要注意听	(110)
献给哈菲兹	(111)
南国的音乐	(112)
威尼斯	(113)
白昼销声匿迹	(113)

现代象征主义抒情诗歌

<i>拉伊纳·马利亚·里尔凯</i>	(115)
民歌	(115)
月夜	(116)
菩登湖	(116)
少女对玛利亚的祈祷	(117)
少女的忧郁	(117)
<i>代特列夫·封·利利恩克戎</i>	(118)
麦穗中的死亡	(119)
军乐队	(119)
你让我等得太久了	(121)
太幸福了	(122)
谁知在何处	(123)
荒野景色	(124)
牺牲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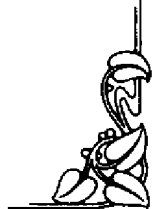


理查·戴麦尔	(129)
工人	(129)
收获歌	(130)
静静的城市	(131)
夜夜	(132)
赫尔曼·赫塞	(132)
春	(133)
清晨	(133)
白云	(134)
他爱在黑暗中漫行	(134)
依丽莎白	(135)
梦	(136)
雾中	(136)
吹笛	(137)
回忆	(138)
迎接和平	(139)

反法西斯主义战士布莱希特

为格林树晨祷	(142)
忆玛丽	(143)
冒险家的叙事诗	(144)
城市之歌	(145)
在江河湖海中游泳	(146)
在树林中攀缘	(147)
马策帕的叙事诗	(148)
自我拯救者的叙事诗	(150)

话辛劳	(152)
田野上的百合花	(154)
鱼的先生	(156)
洗衣女的贞操	(158)
马哈戈尼之歌 (第一首)	(161)
马哈戈尼之歌 (第三首)	(162)
男人的秘密	(165)
醉女	(167)
船	(168)
受骗的少女	(169)
可怜的布莱希特	(170)
海盗燕妮	(172)
顺世之道	(174)
“犹太妓女”玛丽·圣德斯的叙事谣曲	(180)
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	(182)
宿营地	(184)
一个德国母亲的歌	(185)
致我的同胞	(186)
希特勒侵法战争中阵亡者的纪念碑	(187)
德意志之歌	(187)
致东线德国的士兵	(188)
还乡	(194)
德国	(195)



北方抒情诗人与抒情诗作

斯托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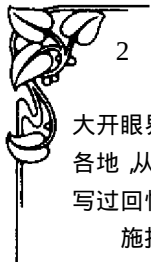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著基本解读

德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和抒情诗人台奥多尔·施托姆(又译施笃谟、施笃姆、斯笃姆、史托姆)的名字,我国读者是非常熟悉的。他的成名作《茵梦湖》早在一九二七年就由郭沫若、钱君匋合译成汉语,由创造社出版,其后又有朱偕(译作)《漪溟湖》、开明版、唐性天(译作)《意门湖》、商务版、巴金(译作)《蜂湖》、收入文化生活社版《迟开的蔷薇》集中)等人的译本。这部深为我国读者的喜爱的佳作,老一辈学德文的拿它的原文本充当教科书背诵,学英文的人拿它的英译本(解放前北新书局出过罗牧译的英汉对照本)作为学习英文的自修读物。他晚年的大作《骑白马的人》也很早就有钟宪民根据世界语转译的本子,解放后又出了黄贤俊、王克澄两位同志的两种新译本。其它还有好些中短篇也相继被介绍过来。可以说,施托姆是在我国拥有很多读者的德国作家之一。

但是,我国读者往往只知道施托姆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不知道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诗可以置于德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之列。德国诗人、小说家台奥多尔·冯塔纳认为“他,作为抒情诗人,至少可以说,是位于歌德以后出现的最优秀的三、四人之中”。而施托姆自己,也认为他的诗作胜过他的小说,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我是现在活着的诗人中的最大的抒情诗人,即使将来我的小说早被遗忘,而我的诗还会存在,而且越来越广泛的流传。”他在写给凯勒(瑞士诗人、小说家)的书信中也感慨万分地说“我的小说把我的抒情诗完全吞没了。”

施托姆在十六岁时就开始写诗。十八岁时进卢卑克高级文科中学读书,在一位比他大两岁的学友费迪南德·勒泽的影响下,开始读歌德的《浮士德》和海涅的《诗歌集》、浪漫派诗人艾兴多尔夫的抒情诗,这才使他对德国文学





大开眼界,激起了他写诗的热情。而这位勒泽,后来转攻哲学和艺术史,辗转各地,从事赚不到钱的著述,于一八五九年在贫困潦倒中去世。施托姆后来写过回忆他的文章。因此,勒泽乃是他终生难忘的文学上的恩人。

施托姆在二十六岁时跟两位学友合出了一部《友诗集》,这是他最初发表的诗集。两位合作者是蒙森兄弟。哥哥台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后来任柏林大学古代历史教授,撰有不朽名著《罗马史》,于一九零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弟弟提肖·蒙森(Tycho Mommsen 1819—1900)后来成了语文学家,品达罗斯的译者,又是莎士比亚研究家。那时,这两位兄弟也热衷于写诗。三人合写的这部诗集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

在基尔大学求学时期,施托姆还购到默里克的《诗集》(一八三八年初版),这位后期浪漫派诗人的抒情诗使他入迷,他在学生时代就对默里克十分敬重,后来他跟默里克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保持通信联系。可以说,默里克的抒情诗对施托姆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三十四岁时,施托姆出版了一部诗文集《夏天的故事和诗歌》。三十五岁时又单独出版了《诗集》。这部《诗集》在诗人生前曾重版六次,并且不断补充新作。但在诗人的晚年,由于专注于小说的写作,逐渐脱离浪漫主义而趋向写实主义,诗的产量也就减少了。

由于受到海涅《诗歌集》的影响,施托姆的抒情诗中有不少篇章是爱情诗。施托姆也象海涅那样在情场上失意,早期的爱情诗中也往往倾诉失恋的哀伤,这是因为施托姆十九岁时在汉堡的亲戚家中遇到了一位还不到十岁的小姑娘贝尔塔·封·布汉。她是个孤女,但很有教养,诗人对她投之以青春的激情,向她求爱,却遭到拒绝,因此在为贝尔塔写的爱情诗中常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苦闷。后来,施托姆在二十七岁时跟他的姨表妹孔斯唐彩·埃斯玛尔希订婚。这位姑娘的父亲是泽格贝尔克的市长,她的母亲是施托姆的姨妈。在订婚以后,诗人曾给他的这位未婚妻写过不少热情洋溢的爱情诗。这里还得提一提另一位女性,就是多罗泰·延森,她是施托姆的妹妹的女友。施托姆于二十九岁时跟姨表妹结婚,次年却又爱上了这位姑娘(诗人对妻子真有点不够忠实啊!)。这位比他妻子小三岁的金发少女,面貌虽很普通,倒也是个死心眼儿的纯真的姑娘。她很早就爱慕诗人,但诗人已经娶了妻子,总不能长久保持三角恋爱关系,只得离开胡苏姆,立志不嫁。直到十八年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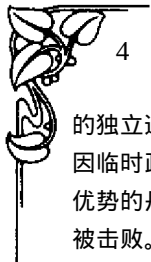
诗人的妻子逝世了,才由诗人娶为续弦,这时她已经三十七岁了,才成为诗人家里的贤妻良母。在施托姆的抒情诗中,有不少诗就是为她写的。

施托姆也是一位乡土诗人。过去的德国,由于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原因,地方的独立性很强,因此有很多文学作品具有乡土色彩,形成一种所谓的乡土文学(Heimatchichtung),甚至开展过一种所谓的乡土艺术(Heimatkunst)的运动。施托姆生于德国北方濒临北海的小城胡苏姆,他很爱他的故乡,因此他的抒情诗中很多描写德国北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景物,充满了浓郁的乡土味。灰色的海滨、灰色的城市、大海、海堤、沙丘、海上的沙鸥和千鸟、在人家屋顶烟囱旁营巢的鸛鸟、森林、荒野,时时出现在他的诗中,正由于他生活在那种单调、灰暗的北海海岸地方,他度过的时光有点象朦胧的黄昏,所以有人说他的诗仿佛伦勃朗的绘画,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而又有点崇高的幽暗色彩。在施托姆出外求学或者被迫流亡而背井离乡的期间,他常常写诗倾吐他的乡愁。这种乡愁在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中是常见的,例如艾兴多尔夫。在后来二十世纪的大诗人、被称为“德国浪漫派最后的一个骑士”的赫尔曼·黑塞的诗中也可以听到这种余响。

一般说来,施托姆的生活圈子比较狭隘,他的诗很多是描写日常生活,把他的体验和感受加以提炼、净化,写成优美的诗句,这种对体验的重视,正是他作诗态度的特征。尽管他的诗采用单纯朴素的形式,没有夸张和矫饰,却具有深刻的内涵、真实性和纤细的感情,并且具有纯粹的民歌风格,富于音乐性,读起来令人感到非常真挚、亲切。诗人、评论家卡尔·克罗洛夫曾说“他的诗好象用水彩写成的”,确实,施托姆的诗并不象巨幅的油画,而象轻描淡写的水彩画,使人感到柔和、飘逸、明快,给读者一种难以言传的美的享受。作为抒情诗人,他的名字和艾兴多尔夫·默里克并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说施托姆是一个脱离时代的牧歌诗人,那是不恰当的,我们应当强调,施托姆是一位爱国诗人。他爱故乡,更爱他的祖国。不过,由于当时的德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里所讲的祖国,是有地方性限制的,也就是说,是指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公国。当时,这个公国的情况比较复杂,石勒苏益格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在政治上跟德意志完全脱离,而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则一方面属德意志联邦,同时又算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按照丹麦的意图,是想把这个公国完全并入丹麦的版图,因此,爆发了该公国





的独立运动。一八四八年三月底,在伦茨堡成立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临时政府。后来,不得不诉诸军事手段谋求解决。但是公国的军队敌不过优势的丹麦军队,在一八五零年七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的一次战斗中终于被击败。这时,俄国和奥国的反动政府也插手介入,到一八五一年初,荷尔斯泰因奥军占领,石勒苏益格被丹麦军占领。直到一八六四年,由于普鲁士和奥国两大国干涉,才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从丹麦人手中移交给普、奥两国管理。至一八六七年一月,好不容易获得独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又被普鲁士合并,成为普鲁士的一个州。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反抗丹麦的战争得到德国的援助,恩格斯称之为“革命的战争”(参看《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开始就受到人民的欢迎”(参看《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一文),但是“尽管作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而得到的却是十分可怜的结局。德国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离析的时候把它消灭”。

施托姆不是一个革命者,但却是一个爱国者。他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独立运动是完全拥护和支持的。他曾写下好些热情洋溢的爱国诗篇,如《海滨的坟墓》,沉痛地悼念那些为国捐躯的死者,痛恨那些跟敌人合作的叛徒,并且相信最后胜利一定会到来。正因为如此,他被丹麦政府取消当律师的资格,不得不流亡到普鲁士。后来,独立运动胜利,才回到故乡,被推为行政长官。但为时不久,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完全成为隶属于普鲁士的一州。由于普鲁士当局实行由普鲁士人统治的政策,他受到排挤,薪俸被无理削减,使他被迫放弃行政职务,最后,甚至不得不引退。因此,这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诗人,对普鲁士容克贵族和俾斯麦的强盗政策也是极其不满的。

○春 夜^①

房间里面闷热非常；

① 最初发表于比尔纳茨基编《一八四六年国民文库》诗题《在春天》,写作日期及地点:“一八四四年,胡苏姆。”

病人躺在暖热的床上。

他在高热中熬过一夜；
他心力疲竭，张开眼皮。

他的白手里拿着计时器，
倾听时辰不断地流逝。

他在数着滴答的声音，
看指针怎样移动前进；

当针走到黑色的3字，
他怀疑呼吸是否终止。

看护耐心地坐在一旁，
眼巴巴等待最后的收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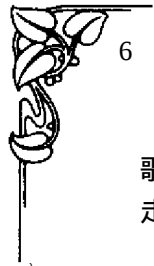
死神已压住他的心房——
室外露出黎明的曙光；

春天的白日爬上窗棂，
少女和小鸟都已睡醒。

爱的光辉照耀着大地，
五旬节^① 钟声庆贺婚礼；

① 五旬节亦称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五十天）。





歌唱的少年穿过郊外，
走进烂漫爽朗的世界。

室内越来越死气沉沉；
老妈妈移步走近病人。

他已交叉着双手长眠；
她用被单盖上他的脸。



她于是走开。沉默，虚空；
闭拢的眼睛再也不动。

○很久 久 ^①

很久很久，我把小蓓蕾
衔在热烈的嘴唇里，
直到花瓣开放成鲜花，
吐出清新的香气。
很久很久，我吻小姑娘，
直到你成为我的爱妻！

① 一八四三年四月 施托姆在故乡胡苏姆开业当律师。次年一月 跟住在泽格贝尔克的姨表妹孔斯唐彩·埃斯玛尔希订婚。本诗就是在一八四四年四月十六日写给未婚妻的信中所附之诗。最初刊载于一九一五年由他的女儿格特鲁德编订的《施托姆遗作集》第一卷《致未婚妻的书信》中（该书在不伦瑞克出版）。

○ 鹳 鸟 ①

鹳鸟又来到可爱的小城，
没有任何人伤害它们，
它们在烟囱边上筑巢，
比城市里的一切都高。
你肯定知道，这些佳宾
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好运②。

在我们的将来的屋子上，
为何看不到鹳鸟成双？
你猜得出其中的深义？
一个鳏夫独居在家里；
我想，几年以后，屋顶上
会听到快活的笃笃的声响。

○ 一八四四年五月五日 ③

张开、张开你的媚眼！
你心爱的人要向里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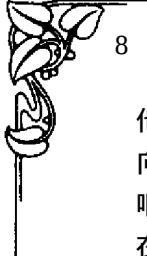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① 一八四四年四月十七日诗人写信给未婚妻：“我走过我们将来的家，不由发出这样的遐想：请看即兴之作……”后面就抄录了这首诗。最初刊载于施托姆致未婚妻书信集（一九一五年）中。原诗无题。

② 根据民间传说：孩子的出生是由鹳鸟从池上给人带来的。它还会给孩子们带来糖果和点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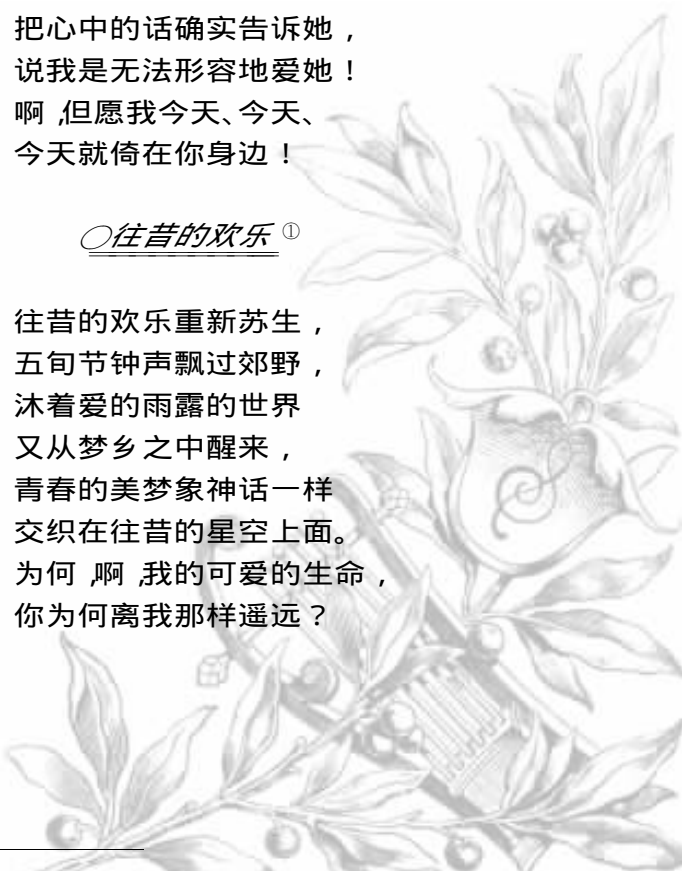
③ 为诗人的未婚妻孔斯唐彩的十九岁生日而作。最初刊载于施托姆致未婚妻书信集（一九一五年）中。





他要通过你的媚眼
向你的内心深处叫喊：
啊，但愿我是第一个人
在今天为这位佳人祝福，
跟她上千万次的亲吻，
把心中的话确实告诉她，
说我是无法形容地爱她！
啊，但愿我今天、今天、
今天就倚在你身边！

○往昔的欢乐^①



往昔的欢乐重新苏生，
五旬节钟声飘过郊野，
沐着爱的雨露的世界
又从梦乡之中醒来，
青春的美梦象神话一样
交织在往昔的星空上面。
为何，啊，我的可爱的生命，
你为何离我那样遥远？

^① 施托姆写给孔斯唐彩的信的开头诗，注明日期为“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夜一点半”。最初刊载于一九一五年版诗人给未婚妻的通信集中。

命运^①

他曾向她献上过
 炽烈的青春之爱，
 她却叫他走开，
 而且将他忘怀。

因此他娶了一位
 沉静温柔的少女；
 在一切世人之中，
 她只愿认他为夫。

虽然他从未对她
 倾吐深心的爱情，
 她却愿为他受苦，
 单为他一人生存。

在爱人怀中生活过的人^②

有爱人怀中生活过的人，

① 诗人在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寄给未婚妻的信中附寄此诗，并说明第一节第四行原为“暗暗地将他嘲笑”，但由于太露骨，而且含有一层痛苦之意，所以把它改了。由此可见，诗中第一个少女可能指贝尔塔·封·布汉小姐。本诗收入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集》。

② 一八四四年六月九日（？）写给未婚妻的信中附有此诗，文字稍有出入。末尾还有两行：“他在她怀抱里生活过，他的心怎么会有困乏的时候？”最初发表于《夏天的故事和诗歌》。



他一生中也不会贫困；
哪怕是独自客死在天涯，
他也会感怀幸福的良辰，
想起他亲吻过她的嘴唇，
临终时她也还是属于他。

○如果在这阴暗的夜晚^①

如果在这阴暗的夜晚
我跟你登上山顶，
下面是死一样的沉寂，
上空飘动着行云！
只有谷中喋喋的风声
打破坟墓的寂静，
在山顶上的黑夜之中，
孤零零你我二人！
我要把你紧紧地抱住，
全心全意地吻你，
嘴和嘴紧紧贴在一起，
跟你同生又同死。

① 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致未婚妻信中附此诗。最初刊载于一九一五年致未婚妻书信集中。

○生活又给我带来创伤^①

生活又给我带来创伤，
痛苦燃烧在我的心房。
来吧，把你的温柔的嘴唇，
可爱的嘴唇，贴住我燃烧的眼睛——
让它清凉，象娇嫩的蔷薇一样。
我可不可以，哦，你，我的可爱的医生，
把我沉重的额头靠紧你那
充满生命之爱的温暖的胸膛？
哦，只要你忍受片刻的
不愉快的负担——请你吻我吧！
哦，吻我吧，把我紧紧地抱在
你那青春的忠实的手臂里，
静静地贴紧你的青春的前胸，
就象你要保护我，象将来保护你的孩子，
避开粗暴的手和恶狠狠的风。

○五 月^②

孩子们向蔚蓝的空中

① 一八四四年八月五日（？）致未婚妻信中附有此诗。最初刊载于一九一五年致未婚妻书信集中。

② 一八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寄给未婚妻之诗，信中说：“当我正穿过花园回家时，我清楚地听到孩子们向春天欢呼。诗人也不得不去一起参与了。”本诗最初刊载于比尔纳茨基编的《一八四八年国民文库》。



高呼着：“万寿无疆！”
他们把春天推上宝座，
要它做他们的国王。

○早 晨^①

给我亲一个晨吻！
你已充分休憩；
给你的可爱的脚
快快穿上这双鞋子！

拂去苍白的梦痕，
从你前额之上！
瞧金色的太阳
早已照进门廊。

你园中的蔷薇，
迎着阳光盛开；
它们真想不到
由你亲手摘采。



① 根据格特鲁德·施托姆写的《施托姆传》第一卷186页，本诗作于一八四五年夏。手稿中有四节，第二节为“把你明亮的可爱的眼睛向我张开，把你棕色的波浪似的丝光辫子解开。”最初发表于比尔纳茨基编的《一八五〇年国民文库》，原题《早晨的守候》。

○哦,可爱的悠闲^①

哦,可爱的悠闲,靠在恋人身边,
在映着阳光的圆山顶上休憩;
时而看市内鳞次栉比的房子,
时而纵目眺望远远的天边。
哦,可爱的悠闲,当我忘情地
吸着刚刚散发出来的清香;
让春风诱我到处信步徜徉,
走向一处辉煌灿烂的平地;
然后再从遥远遥远的地方
回到你的星眸的家乡之旁。

○在高高的沙丘之上^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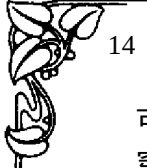
在高高的沙丘之上,
我散步在阳光下面;
越过光辉灿烂的陆地,
时而向大海,时而向海滩,
千次万次地纵目四看。



① 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

② 一八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给孔斯唐彩的信中写道:“我越过肖伯尔由前进,真美极了。我又采摘那些同样的花,而且在想念你...大海和岛屿在我的足下闪光。我吟成这首诗...你高兴不高兴,你的爱人是一位诗人?”本诗最初刊载于一九一五年施托姆致未婚妻书信集中。





可是我的遐想却带我
穿过永远蔚蓝的穹苍，
穿过波浪拍不到，
我的眼睛看不到的远方，
来到我热恋的妻子身旁。

我按动她的家门的把手，
听到甜蜜的唤声：请进！
我投入到她的怀抱里，
我从她的口唇上吸吮，
她又重新成为我的人。

○夜 间①

黑夜多么温和地迫使你安眠，
心脏的跳动变得越来越平静。
你的可爱的眼睛已经闭上，
暗自活动的只有思念之情。
含有甜蜜意味的含糊的语言，
象梦一样流露在你的唇边。

① 一八四五年九月十四日（诗人的诞辰）写给未婚妻的诗。在信中本诗尚有第二节。最初发表于一八五四年的文学刊《阿耳戈》。

○夜 晚^①

在夜晚 ,紫罗兰花为什么香得分外醉人 ?
 在夜晚 ,你的嘴唇为什么显得分外红润 ?
 在夜晚 ,我的心里为什么又萌发出这种
 憧憬之情 ,要吻你的热烈的红色的嘴唇 ?

○我只有在你的神魂里^②

我只有在你的神魂里
 才感到神魂存在 ,
 我的心永远不能安静 ,
 除非贴着你胸怀 !
 我的心永远不会跳动 ,
 除非单单为了你。
 我完全属于你私有 ,
 永远完全属于你。——

① 一八四五年晚夏寄给未婚妻之诗。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

② 一八四五年十月十二日诗人写信给未婚妻：“我甜蜜的心，你这样想——我就把它写成诗。我把手放在你的可爱的脸上，你就说出...（如下诗。）...正确不正确！”本诗最初刊载于一九一五年版遗作集致未婚妻书信集中。



○爱 经^①

太阳照时 ,不要去说爱谈情 !
 因为爱情就象羞怯的女性 ;
 她看自己的脸 ,不好意思 ,
 情愿死去 ,也要保守秘密。
 可是 ,等到夜晚悄悄地降临 ,
 情思绵绵的王国却就在附近 ;
 等到暮色四合 ,朦胧迷人 ,
 一切形体融洽得彼此不分 ,
 那时 ,手和嘴就很容易冲动 ,
 事半功倍 ,一切都能成功。

○秋

—②

鹤鸟已经越过大海 ,
 飞往金字塔的故乡 ;
 燕子的飞行早已绝迹 ,
 就连云雀也不再歌唱。

① 一八四五年十月十五日寄给未婚妻的诗。信中这样说：“三年前，离开基尔，我写了一首爱情诗的结尾的一部分，当时总是写不好。今天上午，我在阳光中散步，突然想了出来。从前的诗句就是这最后的两行…我想，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诗，会使你可爱的脸上露出亲切的微笑。”本诗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

② 一八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寄给未婚妻的旧稿中本诗原题《秋之歌》。后加以改动，最初发表于比尔纳茨基编的《一八四八年国民文库》。

轻风掠过凋零的绿野，
放着悲声，暗暗地叹气；
那可爱的长夏的日子，
唉，已经消逝，已经消逝！

见过你的幸福的森林，
已被一片迷雾鲸吞；
烟霭和昏暗裹住一切，
美丽的世界行将消沉。

只有太阳，它又一次
穿过烟霭，不肯休歇，
把往日的喜悦的光辉
向山谷和岩壑倾泻。

森林和荒野大放光明，
使人们成倍加强信心；
紧接着多灾多难的寒冬，
遥远的阳春就会来临。

二^①

在镰刀声中倒下麦穗，
野兽畏怯地退出原野，
人类想占有整个世界。

① 第二首的三行诗最初发表于比尔纳茨基的《一八四九年国民文库》。



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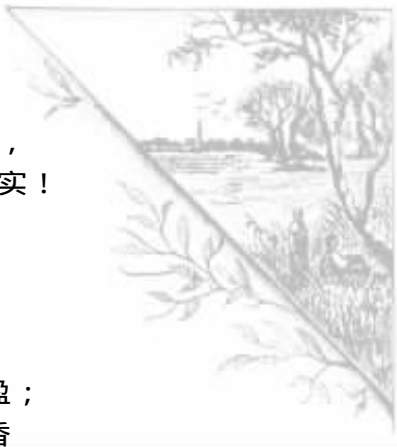
等到花儿凋零落地，
就把金色的苹果采摘
等到梦想的时代消逝，
那就要重视可靠的现实！

○圣诞节之歌②

一颗温柔的星在天上
俯视着深谷，含笑盈盈；
火树开花，甘美的清香
象梦幻一样在风中飘荡，
夜晚是一片烛火通明。

我的心是这样又喜又惊，
可爱的圣诞节已经到来！
我听到远处教堂的钟声
可爱地暗暗地将我勾引，
引向幽静的童话世界。

虔诚的魅力又将我阻止，
我祈祷着，木然伫立；
金色的童年之梦在这时



① 第三首的四行诗最初发表于《一八四八年国民文库》。

② 最初发表于《一八四六年国民文库》。在该书和施托姆诗集初版（一八五二年）中第一节第三行原作为“乳香似的甘美的树脂清香”，一八六四年第四版中改作“从枞树林中升起清香，在冬天的风中飘浮”。

向我降临，
我感到，已出现过奇迹。

○你可曾原谅我的语言生硬^①

你可曾原谅我的语言生硬？
哦，再亲切爽朗地看我一眼！
你的微笑关系到我的生命；
你能赐给我幸福或是不幸，
你的心是我的生命的泉源。

○你的可爱的眼睛^②

你可爱的眼睛深情地盯在
我这些抒发爱情的稿纸上——
说吧！你不怕有那么一天，
你会要求它们远远地、
远远地离开你的身旁？
你会要求把你
现在所喜爱的一切全都遗忘，
全都遗忘？
忘掉给你写这些诗歌的手，
忘掉已成过去的这段时光？

① 一八四六年一月一日寄未婚妻信中附此诗。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五年致未婚妻书信集中。

② 一八四六年四月三日寄未婚妻之诗。发表于一九一五年致未婚妻书信集中。



○我热烈盼望的你这良宵^①

我热烈盼望的你这良宵！
只有月亮在外面照耀；
其它一切都在永恒的空间里睡了。

我孤独的床已经准备好——
我热烈盼望的你这良宵！
心贴着心入梦的时辰几时才来到？

○加宰里^②

你知道，我的心完全靠你的
温存而活着！
因为，正象不知道灵魂的气息，
美就不成为美。
正象原野只有凭借光的威力
才显示出魅力，
人生也只有通过爱的洗礼
才显得生气百倍；
感受到爱、获得爱的庇护的人
都会有同感。
而我，我的爱妻称为我的不可

① 本诗也是寄给未婚妻的诗，跟前诗附在一起。

② 加宰里是阿拉伯和波斯的一抒情诗体。诗人手稿中标明的写作时间为一八四六年圣灵降临节，作于泽格贝尔格。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中。

或失的财产，
我感到，整个世界全都存在于
她的姿影里。

○茉莉和丁香在开花 ①

茉莉和丁香在开花，
这是最佳的时节，
我却感到比往常
更难忍受的孤寂。

○好好地跟我相亲相爱 ②

好好地跟我相亲相爱，
把你的脚放在我脚上！
对我说：我要抛弃世界，
今后全靠在你的身上。

我就说：把世界全丢给我！
我能轻松地独自承担
你今后的生活的重担。
象现在承受你的脚一样。

① 一八四六年六月四日寄未婚妻信中的开头诗。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五年致未婚妻书集中。

② 根据格特鲁德·施托姆写的《施托姆传》第一卷 186 页，本诗作于跟孔斯唐彩结婚（一八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之后不久。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二年《诗集》。



○请把我的双眼闭上^①

请把我的双眼闭上，
用你的两只可爱的手！
我所忍受的一切痛苦，
在你手下会化为乌有。
当我的痛苦，一浪一浪，
进入睡乡，恢复平静，
当最后一浪打了过去，
你就充塞了我整个的心。

○夜晚^②

白天去了！现在让我真心地
享受这段时间的完全的安歇！
我们复归于自己，神圣的良宵
终于使我们跟狂妄的人世隔绝。

在你闭上眼之前，请再一次
让爱情之光毫无顾忌地照明；
趁爱情没忘其所以时进入梦境，
让我再听到你的可爱的声音！

① 本诗写作时期跟前诗相同。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

② 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在手稿中本诗第三节与此处译诗所根据的原文各异，即为：“还有什么更胜于偎依着你的胸膛，从你的口中吸饮沉睡的清香，在你的亲吻之中把生命遗忘，沉入永恒之爱的梦乡。”

还有何求！彼岸的沉静的童子
更可爱、更诱惑地招我们前往；
睡梦的轻波温存地运载着我们，
象你那一起一伏的呼吸的胸膛。

○三月①

只有雪花莲还从地下
独个儿探头窥视；
原野依然很冷，很冷，
它披着白衣冷丝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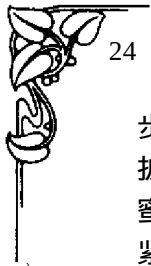
○僻境②

一片沉寂，荒野在
温暖的中午阳光之中；
一道蔷薇色的光辉
绕着古老的墓碑闪动；
野草萋萋，荒野的清香
向夏天的碧空中飘荡。

① 最初发表于《一八四九年国民文库》。

② 最初发表于比尔纳茨基编的《一八四八年国民文库》。一八八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施托姆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大概是一八四七年晚夏，我访问我青年时代的友人俄尔休斯牧师，他后来在杜伊斯堡逝世，当时住在奥尔德鲁普。这是一个有教堂的村庄，在胡苏姆之北，离城有几小时的路程。我访问他后，越过两地之间的荒野回家，我肯定地记得，这首诗就是在这次归途上构思而成的。”





步行虫在草丛中奔驰，
披着黄金的铠甲上装，
蜜蜂飞过一处处枝头，
紧紧钉住石南的铃铛；
小鸟在杂草之中飞鸣——
空中充满云雀的清音。



一所破落的低矮的农房
孤寂地映在阳光之中；
一个庄稼人靠在大门旁，
悠然眯着眼瞧着蜜蜂；
门外石头上坐着他儿子，
削荷兰芹做他的笛子。

远处的村钟敲了一下，
也打不破中午的静寂；
这时，老人的睫毛垂下，
他梦想着收获的蜂蜜。
——动荡时代的任何声响，
也进不了这沉寂之乡。

○摩尔伽内 ①

在那阴雨如晦的夏天，

① 最初发表于《一八四九年国民文库》。原题“在西海岸。第二首：摩尔伽内。一八四七年七月”（第一首“在海堤上”，后改题“复活节”）。摩尔伽内为妖女名，传说海市蜃楼的幻景就是由她造成的。

微风吹拂 水波澹澹，
大海动也不动地安睡，
于是在我们灰色的海滨，
就呈现出东方的奇景，
有名的妖女摩尔伽内。

她半怀恶意 半似发疯，
仿佛是贪恋爱情的酒盅，
要举到嘴边一饮而尽；
她出现在行人的路上，
把他勾引到虚幻的岸旁，
那儿属于冥国地境。

许多人被她的魔术
弄得眼花而走向黑夜，
被埋葬在荒野的穷谷；
因为她的爱就是毁伤，
她呼吸有毒 她的吻是死亡，
她的美目该遭到咒诅。

而今 她站在遥远的北方，
在我们阴暗的大海之旁，
用她的手指在雾中描画，
在她指迹划过的空中，
出现了一些轮廓朦胧、
由妖术作出的图画。



可是不象在南国地方，
在蔷薇色的女像柱上，
向碧空涌出一座仙府^①；
只有栎树林灰色的图像，
在雾野里寂寞地飘荡，
魔女的建筑无引人之处。

她随又把阴暗的海岸
变为利比亚^② 晴朗的荒原，
飘出热带森林的烟气；
她合起手笑吹着口哨，
于是房屋墙壁都动摇
而回旋着消逝于空际。

○赠一位死者^③

—④

你再也不能享受快乐的良辰，
长年的痛苦永不让你康复；
你已无力为当上母亲而高兴，



① 在意大利墨西拿海峡上空出现的海市蜃楼，传说中亦认为是妖女摩尔伽内所作的幻景，称 fata morgana。

② 非洲国名。该处多沙漠。

③ 死者为诗人的大妹海蕾涅，嫁给罗伦成。据诗人致默里克信（一八五三年七月十二日）中说，这位妹妹在家做姑娘时就吃尽许多辛苦，后来结婚，在分娩后不到一星期，就和生下的女婴一起死了。死时为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日。本诗即作于妹妹刚逝世以后。

④ 在此第一首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在手稿中原题“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日给我的妹妹”，第四节后尚有一节。

活下去对你实在过于艰苦。

他在你身边尽最后的义务；
只剩下了一夜、一夜的时间！
一夜又过了，晨曦照进窗户。
“我的好人，我多么留恋人间！”

他静听着你的温存的话语，
断断续续，听得他忧心悄悄：
“当心孩子——我死了，我的丈夫。”
随后含含糊糊：“我想要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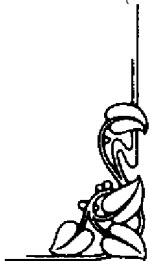
一切都完了；——你永远不苏复，
你眼色昏糊，世界渐渐阴暗；
神的气息在房间里面飘拂，
孩子啼哭，而你已登上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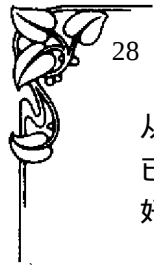
二^①

可是我觉得难以忍受，
太阳还象昔日般灿烂；
正象在你活着的时候，
时钟长鸣，它还在走，
昼夜还在单调地循环；

每逢白昼的晴光消逝，
晚来我们仍聚在一处；

① 此处的第二首最初发表于《八五〇年国民文库》。





从前你曾坐过的椅子。
已由别人接替了位置。
好象不觉得你已离去。



从你墓畔的栅栏之间，
狭条条的稀疏的月光
倾泻到你的坟墓上面，
就象阴森的幽灵一般，
徘徊在你的棺柩之上。

○夜间①

星星的幽辉，朦胧的亮光，
已将世界团团地裹起；
人类的匆忙和不安，也
进入平静的睡乡休憩。

只有幸福的天使们没睡，
在夜空之中轻轻飘浮，
把一切离开下界的人
抱在纯洁的胸怀带去。

我好象，定有那么一天，
尝遍世间最后的困苦，

① 约作于一八四八年以前。最初刊载于伯梅编《施托姆著作集》第一卷（一九三六年，来比锡）。

也这样安然被你带去
感到孩子一般的幸福。

○暴风之夜^①

铺着瓷砖的后一进厅堂，
在曾祖母的桌椅、
旧首饰箱和柜子上面，
照着战战兢兢的月光。
风从林中来，
拍打着窗棂；
它匆匆忙忙，
说了一句话，
又很快转身，
越过赤松、紫杉返回森林。
一棵着魔的老树在那里
依旧生气盎然，
它在林中还是那般倨傲，
桀骜不驯地摇着树冠，
把枝干伸向黑夜之中，
跟大风一起角逐摆动，
摇得树叶呼呼作响；
跟那跳出
云中的月姑

① 最初发表于《一八四九年国民文因》，题作《旧家具》。一八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诗人在写给孔斯唐彩的信中曾对暴风和室内家具作了大段描述，可参看。



一起交换银色的目光。

这时,靠背椅使劲要伸出手臂,
长沙发要伸出洛可可式的腿,
五斗橱的抽斗要往外挣脱,
想打碎生着铁锈的锁;
身负重荷的小橡木橱,
站立着,象阴暗的庞然大物。
它象做梦似地动动它的脚,
由于失去了树冠而抽搐;
可是摆脱不了沉重的束缚。
外面,风呼啸着对它嘲笑,
冲着百叶窗,拚命将它摇撼,
吼着,笑着,穿过缝隙咆哮,
而那些蝙蝠,象小小的幽灵,
拍擦地冲向咯吱咯吱的窗棂。
它们呆呆地好奇地向里面窥望——
因为厅堂里面充满了盈盈的月光。
而在楼上的室内,
在舒服的房间里,
尽管狂风怒吼,
老人们依旧坐在那里聊天;
听不见被风吹开的厅堂门
划破寂寞的黑夜,
发出轰隆的响声;
它怪声怪调地
穿过楼梯、过道,传进邻室,

使孩子们心惊胆战，
跳了起来又钻进被窝里。

〇二月 ①

菩提树枝在风中摇曳，
镶着红色的蓓蕾之边；
这是摇篮，阳春在篮中
酣然度过凛冽的冬天。

〇如果生命不是别的 ②

如果生命不是别的，
只是象一束光的灭熄！
没有一粒粒子会消失，
而永远泯没的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所说的灵与肉，
刚刚紧密地形成一体，
又分裂成无数的粒子
而聚集在荒凉的空间里。



① 在手稿中原题“十一月”。未注明写作日期。最初发表于《一八四九年国民文库》。

② 最初刊载于由诗人的四女格特鲁德编的《台奥多尔·施托姆。百年诞辰纪念版》（一九一七年，柏林）。复制原稿中标明写作日期“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胡苏姆”。诗人于一八四六年跟孔斯唐彩结婚。次年又跟他妹妹的女友多罗泰·延森（即诗人日后的续弦）亲近，在这种三角关系中感到烦恼。此事可能与本诗的成立有关。



活动的总是同样的生命，
自然在严格守恒地循环，
这些无数的粒子又在那
无数新创的生灵中出现。

仅靠粒子结子而存在的生灵，
倘若不是
由那些飞散的粒子
偶然结合 就会消失。

○复活节^①

那时是在故乡的海堤上面；
我向水平线那边纵目遥望，
复活节的钟声飘到我耳边，
悠扬响亮，充满无限的希望。

大海闪着一片灿烂的银光，
在镜面似的海上浮着小岛，
海鸥令人眼花地飞来飞去，
又把白色的翅膀浸入波涛。

从低处的围垦地直达海塘，

① 最初发表于《一八四九年国民文库》。原题“在西海岸。第一首：在海堤上”。前三节在一八四六年四月十三日写给孔斯唐彩的信中文字上有些不同。一八四八年复活节曾对本诗作了改动，一八五一年五月又加以订正。最后定稿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在上述信中诗人曾说他要写一首政治诗，并自夸这些是美丽的诗句。

出现了绿野 象天鹅绒一样；
春光掠过大地 象传达预言，
云雀在欢呼歌唱 苞蕾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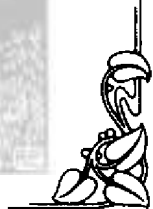
强大的原动力已经获得解放，
新鲜的液汁从地心里迸涌，
世界上万物都在欣欣向荣，
我听到生命的脉搏强烈跳动。

水波中飘出清新的海的香气，
富丽的金色的阳光从空中泻下；
呼呼鸣响的春风掠过空际，
一路上扯去沉睡的最后的面纱。

吹吧 直吹到苞蕾全部开放，
直到我们迎来完全的夏季；
你来普照吧 生来是神的光明，
不要动摇 故乡的坚定的大地！

每逢十一月之夜 我常流连，
大海涌起撒满浪花的小山，
每逢狂飙在微风之中骤起，
用秃鹰似的羽翼拍击堤岸。

任那冲击的波涛露出獠牙、
进犯坚固的海堤 我兀自欢腾；
因为大海会无力地咝咝地败退——



大地是我们的 ,永远属于我们 !

○猫^①

去年五月 ,我家里的母猫
生下六只极可爱的小猫咪 ,
五月的猫咪 ,全是黑尾的白猫。
这确实是一次可喜的分娩 !
可是厨娘——厨娘总是很残忍 ,
在厨房里不会滋长人道——
她要把六只小猫淹死五只 ,
这个该死的女人 ,她要杀害
五只雪白的、黑尾的、五月的猫咪。
我把它们救回来 !——但愿老天
祝福我的人道 !可爱的猫咪 ,
它们长大了 ,不久就翘起尾巴
在院子里和屋里走来走去 ;
不管厨娘怎样怒目而视 ,
它们长大了 ,每夜在她的窗外
试图发出最可爱的叫声。
而我 ,我看着它们这样成长 ,
我很得意 ,以我的人道自豪。
一年过去了 ,小猫变成大猫 ,



① 最初发表于《八四九年国民文库》。诗人默里克在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写给诗人的信中曾这样说：“这首咏猫诗我很快就背了出来，已经使好些人听得很高兴。不久以前，我问一位朋友：这首诗是谁写的？他微笑着，好象不言而喻似的，说道：嗯，是你写的！这种属于恭维的判断的确信当然使我感到不少的喜悦。”

又是五月了！——我真是无法形容
如今在我眼前呈现的景象！
我的全家，从地下室到顶楼，
每个角落都成了一座产房！
柜里、篮里、桌下、扶梯下面，
到处都看到一只一只的小猫，
而那只老猫——真是不可说，不可说，
它竟躺在厨娘的处女的床上！
七只大猫，每只、每只、又生了
七只，想想看！七只小小的猫咪，
五月的猫咪，全是黑尾的白猫。
厨娘气得发狂，我无法制止
这位厨房大姐的卤莽的愤怒；
她要把四十九只猫全部淹死！
而我自己，我也感到头痛——
哦，人道，我怎么能顾得了你！
五十六只猫，叫我有什么法子！

○五月^①

你在年幼时编结的那些花环，
都已萎谢了，早已化为微尘；
如今，孩子们又在编你的花环，
因为茉莉和丁香还开得茂盛。

① 最初发表于《一八四九年国民文库》。



○小夜曲①

白色的月光象雾一样
飘浮在湿润的草原上；
你可听到吉他的声音，
在悬铃树的树荫下悠扬？

你将听到十三首歌曲，
新作出的十三首歌曲，
我可以发誓，全都只
献给你，我的歌曲。

你那温柔、苗条的身体，
任何部分都包括在内，
从你的头到你的脚，
在我的歌中都受到赞美。

确实，姑娘，我的思想
常常显得非常大胆！
我的琴弦不会疲倦，
我的嘴巴也没有遮拦。

从最神秘的互相握手，



① 作于一八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

直到贪尝不厌的亲吻；
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应该唱些什么给你听。

让我警告你，让我沉默，
让我拿歌曲换取爱情；
因为，树枝上面的叶子
全都醒来，想要偷听。

白色的月光象雾一样
飘浮在湿润的草原上；
你可听到吉他的声音，
在悬铃树的树荫下悠扬？



又一次^①

又一次在我的胸中
激起红蔷薇的热情；
又一次我如醉如痴
喜欢上少女的眼睛；
又一次有年轻的心
靠着我的心跳动；
又一次在我的额上
吹着六月的热风。

① 本诗原是组诗《红玫瑰之书》中的一首，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寄给《欧罗巴》杂志。由于战事关系，杂志难以继续出版。因此本诗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



○时辰到了^①

时辰到了 ,而你的手
战栗地握在我手里 ;
你的嘴唇已经羞怯地
跟我的碰在一起。

斟得满满的杯中的火花
已射出闪闪的电光 ;
哦 ,鼓起勇气 ,不要逃走 ,
等我们把酒喝光 !

你的嘴唇接触过我 ,
不再属于你一人 ;
只要你活着 ,它就不能
再拒绝我的嘴唇。

互相接触过的嘴唇 ,
已陷入难逃的网丝 ;
或迟或早 ,它们都会
互相恋慕得要死。



^① 本诗原属组诗《红玫瑰之书》中的一首 ,因此写作日期为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前。原题“衰读” ,共有六节。改订稿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

○月光^①

现在整个的世界
全没在月光之中，
笼罩世界的安宁
是多么幸福无穷！

月光是如此温存，
风只得闷声不响，
它轻轻吹了一阵，
终于遁入了睡乡。

在白日暑气之中，
有些花没有开放，
现在都打开花苞，
在夜晚散发清香。

我脱离这种安宁，
时间已多么久长。
愿你在我一生中
做我亲切的月这！

① 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第三节与今本不同。



○我痛感到人生在飞逝^①

我痛感到,人生在飞逝,
我总归要离开凡尘,
总归要唱最后的歌,
总归要接最后的吻,

怀着痛苦的贪念之心,
我还紧紧盯着你的嘴;
你给我青春的最后一吻,
你送给我最后的蔷薇。

你为我从那魔术杯中
斟出最后的美酒琼浆;
你是从那个童话世界
照来的我的最后的夕阳。

天空还留有最后的星,
别把你的心强行压抑;
我跪在你的足下,想想吧,
你是我的最后的福气!

让强烈的生命的风暴



^① 一八四八年年底,诗人曾向友人提肖·蒙森提到本诗,当时此诗较短。在那年,诗人的情人多罗泰·延森离开胡苏姆他去,因此,这首爱情诗的后面藏有她的影子。本诗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

再一次震撼我的心胸，
趁我的星还没叹息着
坠入巨大的黑夜之中。

○风信子 ①

远处有音乐声，这里却夜深人静，
草木向我吐着清香，多么醉人；
我总是、总是把你放在心中，
我想睡觉，而你，却要去舞厅。

没有停止、没有休息的时刻；
烛火通明，提琴拉得闹轰轰，
轮舞时而分开，时而又合拢，
你面色苍白，大家的脸却通红。

你要去跳舞，让别人的臂膀
搂紧你心胸，哦，不要过分吃力！
我看到你的飘飘的白色衣裳
和你那种轻快温柔的风姿——

花萼中发出来的芬芳的夜香，
越来越甜美，象梦一般朦胧。
我总是、总是把你放在心中；
我想睡觉，而你，却要去舞厅。

① 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



○你不肯亲口说了出来^①

你不肯亲口说出来，
却用那火热的新吻表示；
你的脉管在强烈跳动，
流露出你的可爱的隐情。

羞怯的鸽子，你逃避我，
却又紧偎着我的胸怀；
你已成了爱情的俘虏，
却不知怎样说出口来。

你用朱唇吻我，却又
隔开我弯着苗条的身体；
你已经完全陷于迷惘，
还想竭力控制住自己。

你感到，我们无法放弃；
你为何还要害怕施与？
一切后果该由你负责，
一定要你偿还债务。
一半渴望，一半担心，
满杯的酒终于饮尽；

^① 作于一八四八年二月十八日以前。在组诗《红玫瑰之书》中原题“尽头”。最初发表于《夏天的故事和诗歌》。本诗中的女性似为多罗泰·延森。

可爱的羞赧 ,只有当它
死在爱情中 ,才受欢迎。

○黄昏^①

你坐在椅子上 ,我在你脚边 ,
我们坐在一起 ,我的脸向着你 ;
我们感到时光缓缓地流逝 ,
你我之间变得越来越沉寂 ;
直到我们的眼光融洽在一起 ,
我们陶醉地酣饮灵魂的呼吸。

○女人的手^②

我很清楚 ,从你的唇边
决不会吐出怨叹之声 ;
可是 ,你的嘴隐忍不言 ,
却由你苍白的手招认。

被我紧紧盯着的那只手 ,
显出痛苦的微妙的特征 ,
说明它曾在失眠之夜
扪抚过一颗伤痛的心。

① 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

② 最初发表于初版《诗集》。





○十月之歌^①

雾气升腾 ,落叶飘零 ;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
我们要把灰色的日子
镀镀金 ,呀 ,镀镀金。

基督教徒或是异教徒 ,
尽管在吵吵闹闹 ,
可是世界 ,美丽的世界 ,
却不会完全毁掉 !

我们虽也会满心忧伤 ,
让我们碰杯作响 !
我们知道 ,正直的心 ,
它绝对不会沦亡。

雾气升腾 ,落叶飘零 ;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
我们要把灰色的日子
镀镀金 ,呀 ,镀镀金 !



^① 作于一八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最初发表于比尔纳茨基编《一八一〇年国民文库》。后收入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作为该集的“序诗”。诗人的四女格特鲁德在《施托姆传》第一卷191页曾对本诗作如下的描述：“当施托姆写下这首诗时，他的朋友布林克曼走进他的房间里问道：‘你怎么啦，施托姆，你的眼睛怎么炯炯发光？’他站起身来，向布林克曼伸出手，说道：‘我刚做好一首不朽的诗！’”

纵是秋天,还请稍待,
不多久,春天就来!
那时,晴空含笑,
世间紫罗兰盛开。

将要出现蔚蓝的天,
真它没消逝以前,
来吧!我的好友,
让我们尽情地享受一番!

○时间过去了①

时间过去了,你在不知不觉间
轻轻地越来越离开我的身边;
我想从容不迫地将你拉住,
可是我觉得,我只好让你离去。

在你远离我、走向人世之前,
让我说句感谢的临别赠言;
尽管你在不眠之夜永不会想起
已经过去的无可挽回的旧事。

如今我站在这里凄然回顾;
这样的瞬间也已经消逝而去,
不管你我还要活多少日子,

① 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



我们再也不会生活在一起。

○我婉言唤你投入我胸怀^①

我婉言唤你投入我胸怀，
可是我徒然伸出手来；
我的声音已失去魅力，
可你以前从不躲开。

你的生命充满了什么，
你飘泊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你永不会再对我微笑。

可是等我们孤若伶仃、
那种寂寞的时日到来，
就会象从前年轻时一样，
跟你作伴的，只有我的爱。

那时，现在的一切情况，
将象影子般掠过你面前，
只有这属于我们的时日，
过去的时日，永远不变。

如果有那么一天，夕阳

① 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

照到你的最后的被褥上，
那乃是我第一次跟你
亲吻的那一天的阳光。



○你在睡觉 ①

你在睡觉。——我要轻声祈求：
好好安睡吧，我要悄悄溜走，
愿我的脚步声不要把你惊醒，
愿你听不到我的祈求的声音。

○一座墓碑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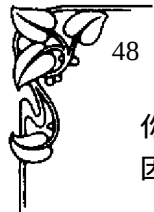
一座墓碑已指点好多情况，
世事象在梦中和雾中一样；
涌出来吧，新鲜的生命之泉，
潺潺地流过墓穴和墓碑之上！

○白玫瑰 ③

你把你的嘴唇咬伤，
让鲜血从创口流下；

- ① 最初发表于《夏天的故事和诗歌》。
② 有的版本中不将本诗作为独立的一首，而作为前诗的第二节。
③ 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





你存心如此,我很明白,
因为我的嘴吻过它。

你让金黄的头发退色,
听任日晒和雨打;
你存心如此,我很明白,
因为我的手抚弄过它。

你让温柔的手龟裂,
站在烟熏的灶下;
你存心如此,我很明白,
因为我眼睛盯过它。

二

你从我身旁走了过去,
不把我放在眼中,
你的白手和可爱的脸,
使我感到很苦痛。

再说一句从前的情话,
只要说一句就行!
我的创口暗暗地流血,
你也得不到安静。

你的嘴,现在使我烦恼,
紧闭着默不作声,
而在从前,我也曾给它
千次万次的亲吻。



从前那种过度的幸福，
使我的心儿炸开；
你那吸过我灵魂的眼睛，
竟对我不瞅不睬。

三

街道是如此幽暗，
秋风吹得好凄沉；
别了，我的白玫瑰，
我的心，我的恋人！

花园是如此沉默，
我出去浪迹天涯；
它不会对你泄露，
说我永远不回家。

旅途是如此寂寞，
没有人伴我同行；
跟我亦步亦趋的，
只有天上的白云。

我是疲倦得要死，
因此情愿在家中，
把生存、欢乐、若痛
都埋进睡梦之中。



○哦,要忠于死者^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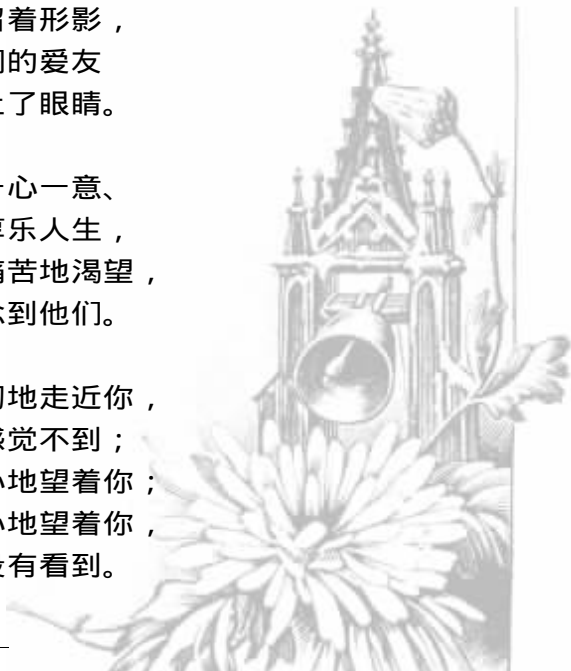
哦,要忠于死者,在世时
 你曾使他们悲戚;
 哦,要忠于死者,在世时
 他们曾经爱过你!

他们死了,在世上
 却依然留着形影,
 直到他们的爱友
 全都闭上了眼睛。

当你在一心一意、
 自管自享乐人生,
 他们却痛苦地渴望,
 要你想念到他们。

他们亲切地走近你,
 可是你感觉不到;
 他们伤心地望着你;
 他们伤心地望着你,
 可是你没有看到。

① 作于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在手稿中原题《赠死者》。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施托姆在一八七〇年一月五日致阿达·克里斯特的信中曾说本诗是受弗莱利格拉特的“哦,在你能爱时,爱吧”一诗的影响而写的。



桥梁已经崩塌了；
他们在忧心忡忡，
吐一句亲切的话，
却再也传达不到。

他们居住在阴间，
有一件事很难受，
他们心想宽恕你，
可是却不能开口。

哦，要忠于死者，在世时
你曾使他们悲戚；
哦，要忠于死者，在世时
他们曾经爱过你！

○伊丽莎白^①

是我妈妈的主意，
要我做别人的妻子；
从前看中的情郎，
要我全把他遗忘；
我心里真不愿意。

我只怪妈妈不好，



① 手稿中标明写作日期为“一八四九年二月十八日”。最初插入小说《茵梦湖》，发表于《一八五〇年国民文库》。



是她把事情弄糟；
本来是非常体面，
如今却成了罪愆。
如何是好？

一切骄矜和欣慰，
如今只赢得后悔。
唉，要是没这种变化，
唉，我情愿做个乞丐，
走尽褐色的荒野！

○林中^①

在这片山坡之旁，
没有一点风吹来；
树枝都垂着不动，
下面坐着个女孩。

她坐在麝香草里，
她坐在众香国中；
青蝇在嗡嗡营营，
烁亮地飞过天空。

森林是那样沉寂，

① 手稿中标明写作日期为“一八四九年二月十九日”。与前诗同为《茵梦湖》中的插曲。

她睁着慧眼凝望；
太阳泻下了晴辉，
照在她棕发之上。

杜鹃在远处啼叫，
我不由心中暗想：
她那金色的眼睛，
真象那森林女王。

○弹竖琴的少女之歌^①

今天，只有今天，
我才这样英俊；
明天，啊，明天，
一切都会消泯！
只有这段时间，
你还是我的人；
死去，啊，死去，
我只有做孤魂。



① 约作于一八四九年晚秋以后。施托姆在一八八六年二月十七日写给美因兹的贝尔特拉姆·齐歇尔的信中曾说：“就我而言，我可以就我的抒情诗担保，我的若干诗节，并没有明显地化自己的精力，恰象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我清楚地记得，《茵梦湖》中的‘弹竖琴的少女之歌’是在一个气候恶劣、雨雪交加的秋日，我独坐在马车里从胡苏姆到同德尔恩去，经过一片荒凉的土地时而作的”。本诗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夏天的故事和诗歌》，修改后成为《茵梦湖》的插曲。



○异国女郎①

她坐在我们的少女当中，
象巾帼中的一颗明星；
她说我们本地的语言，
只略带一点怨叹的土音。
从这位美人的高傲的唇边，
从不流露地对故园的思念；
只有她南方人苍白的脸蛋，
就在弯弯的眉毛上方，
还漂着格拉那达②的月光，
她拿它换取我们的海岸；
而她的眼睛却总在梦想
她那光辉的故国家乡。

○晚安③

钟声响亮地飘过
静静的城市上面；
晚安！你爱人要睡了，
明天还会有白天。



① 最初发表于《夏天的故事和诗歌》。

② 西班牙的城市。

③ 作于一八五〇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一八五三年四月六日将此诗寄给克劳斯·格罗特，信中说：“这首诗本身并没有什么其它的价值；不过你可以从中看出，我也想学会使用低地德语表现内心的感情”。默里克在一八五四年四月致施托姆信中称赞这首诗很美。本诗用低地德语写成，最初发表于一八五四年《阿耳戈》杂志上。

孩子躺在摇篮里，
我也在你的身旁；
你的操劳和活动，
我们共同来担当。

让我们再说一遍：
祝你晚安，晚安！
月光照在屋顶上，
有上帝保卫人间。

○海滨的坟墓^①

我们用花圈装饰这片墓地，
我们青年烈士的静寂的摇篮；
我们采下最青碧的长春藤，
今年生长出的最后的紫菀。

他们从硝烟中被抬了出来，
躺在他们的墓中，卸下武装；
从海岸那边吹过来的海风，
使热战后的长眠者获得清凉。

① 一八五〇年八月七日丹麦军攻占弗里德里希施塔特。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四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在普鲁士维利森将军指挥之下对该市加以围攻和炮击，但最后仍归惨败。施托姆此诗即于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作于胡苏姆。手稿上原题“石勒苏益格西海岸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之墓”。一八五一年五月将旧稿进行修改。最初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二版《诗集》。



海潮上升 象明镜一样的海面
在海堤环抱之中映着斜阳；
你们安然长眠吧！故乡有大海
向你们阴暗的墓上射着光芒。

尽管他们扯下了国旗，为了它，
你们这样年轻就埋骨沙场，
静静地长眠吧！因为，在你们四周，
每一座坟墓也飘着敌人的纹章。

插这些纹章，并非为你们增光；
而是说明：中了你们的枪弹，
说明：当你们躺下来永远安息，
也强迫敌人跟你们一同长眠。

可是你们，听不到送葬的鼓声，
由敌人的手将你们在草下埋掉，
请听这首歌！等待有那么一天，
我们的骑兵在这里吹奏起床号！

可是，这种激烈的生存斗争，
纵然象你们血染沙场般告终，
纵然这片美丽的国土的名字，
只能遗留在过去的王国之中；

在这座墓中，纵然刀剑已摧折，
却埋着毫无玷污的德国荣誉！

你们纵然没有能守住乡土，
你们却以死使它免于受辱。

安息吧，象孩子躺在母亲怀里，
请在故土的床榻上安卧睡乡；
我们这些另一批后死的人，
不知将在何处忧伤地死亡！

我们已经象迎接胜利一样，
手里拿着花环，离开了家门；
我们已经伫立着等了几夜，
可是走过街上的只有死人。

因此，请你们接受今年开放的
这些最后的花，墓中的长眠者！
树叶已在最后的阳光中落下；
这只夏季的花环也献给死者。

○蕾吉娜①

即使在那一片草地上
还照着仙境似的月光，
即使在夏季午夜时分，
她还在森林荫处彷徨，

① 手稿中原题“一片绿叶，其二”，并注明写作日期为“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一日”。最初冠以诗题“Silvia”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后插入小说《一片绿叶》。



即使我穿过沼地荒野，
象做梦一样觅路归来——
她也不会越出森林，
再降临我们这个世界。

○一首跋诗

在这灾难深重的时代，
在这小人得势的时代，
在这依靠盐和面包的时代，
我想出这首诗来自我安慰。

我不畏缩，一定会变，
世界会乐呵呵地复活，
生命暴出的纯粹芽蕾，
不会不结果就此凋落。

春季狂风暴雨的声音，
它使我们悚然惊醒，
树梢还在呼呼地喧响，
过一夜还有风雨来临！

这最后的雷霆之声
将会响彻整个云天，
那时就出现真正的阳春，
晴朗、灿烂、大好的白天。
祝福一切听到它的人！

祝福那时还活在凡尘
而从人生的露天矿坑中
取出诗歌宝石的诗人！

1850 年

○城市^①

灰色的沙滩 灰色的海滨，
城市就在它附近；
迷雾沉重地压着屋顶，
汹涌澎湃的单调的涛音
打破四周的寂静。

森林无声 在五月里
听不到无休的啼鸟；
只有野雁发出凄啼，
在秋夜里飞过空际，
海滨飘动着荒草。

可是我全心怀念着你，
海滨的灰色的城市；
童年的魅力永远微笑地
藏在你那里 在你那里，
海滨的灰色的城市。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① 本诗收载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九日手抄本的《诗集》中。最初发表于初版《诗集》。



○路齐埃^①

我恍惚还见到她 ,手拿着书本 ,
走向院墙那里的那只长凳 ,
离开别的孩子 ,不参加游戏 ;
她很懂得要去用功学习。

她不聪明 ,而且长得也不美 ;
可是 ,我喜爱她的苍白的脸
和她的金发 ;从朦胧的记忆里
她望着我 ,我们是真正的兄妹。

她把她的床跟我合用 ,
夜间我们脸贴脸一同入梦 ;
那时多可爱 !如今我还记起
那种过往时代的童年的安谧。

大限到了 ;——某日 ,她突然病倒 ,
躺在床上发了几星期高烧 ;
然后 ,在一个和风吹拂的早上 ,
她归天了 ,紫丁香的花正开放。

太阳在照耀 ,我向郊野奔驰 ,

^① 根据手稿 本诗作于一八五二年三月。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
路齐埃是诗人之妹 ,比诗人小三岁。六岁时死亡。

放声大哭 ;又悄悄回到家里。
如今已过了二十多个年头——
我又爱过多少其他的女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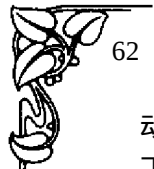
今天我为什么又将你怀念 ?
你又来到我身边想跟我见面 ?
你要象从前一样 ,做完游戏后 ,
再让我的头紧紧靠在你心上 ?

○在泽格贝尔克^①

这里也有个妇女的摇篮 ,
一位德国妇女的摇篮 ;
她用碧眼向我端详 ,
在我躺着的岩石上面 ,
她突然抱紧我的胸膛。
于是我感到自己幸福无比 :
我看到如此不朽的人世 ,
在我的足下 ,非常美丽 ;
使我担心的一切愁思 ,
现在都已经默然消逝。
音乐 ! 音乐 ! 云雀啼鸣 ,
草原 ,森林 ,升起歌声 ,
空中的小虫也在奏起

① 手稿中标明“断片”，写作日期为一八五二年。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泽格贝尔克位于卢卑克西北，是施托姆的岳家居住的县城。





动人的夏日竖琴之声。

下面,在阳光下的田野里,
我看到一片麦浪的起伏,
上面,在青云之中飘出
大自然的纯洁的神秘。——

从山坡旁的岩石中间,
有两个人头突然出现,
草丛中钻出两个男孩;
那是你我两人的小孩。
他们欢叫着,声震山岩;
一个瘦长,一个矮小!
又是翻筋斗,又是蹦跳!
谁都想要抢在前面。
通红的脸上,喜气洋洋;
世界,世界,笑得多愉快!
他们吊着你的膝盖,
又轻盈地爬到我膝上。
大的在这边,小的在这边,
他们紧紧地将我拥抱,
简直要把我推得跌到
岩石间丛生的百里香草中。
使我眼花的最后的影子,
被孩子们的说话赶开;
在这些孩子们的眼睛里
我看到可爱的故乡的未来。



○秋天 ①

风声飒飒 ,黄叶乱飞 ,
天空现出灰黄的光辉 ;
你战战兢兢 ,把你的身体
紧紧靠在你丈夫的怀里。

秋风吹过一根根草茎 ,
又把最后的花儿狠揪 ,
在经过时 ,它也悄悄地
掠过你的可爱的头。

温暖之夜在草原上面
纺好的柔丝虽被吹折——
告别而去的不过是夏天 ;
而夏天与我人前何干涉 !
你把手放在我额上 ,
用审视的眼神望着我面庞 ;
你那温柔的女性的眼睛 ,
射出过分忧郁的光。

难道在这里 ,清香、微光、
曾感动你使你把你的



① 初稿于一八五二年八月十三日作于胡苏姆。后加以较大的修改。最初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初版《诗集》。



少女的手让我握紧的
那种神秘也都已消逝？

哦，不要恐惧，尽管晴阳
流逝于不知不觉之间——
介逝去的不过是夏天；
而夏天，与我们有何相干！

○圣诞节前夕^①

我闷闷地走过异乡的城镇，
想念留在家中的我的孩子们。
圣诞节到了，大街小巷都传来
孩子们的欢呼和市集的人声。

正当拥挤的人潮把我冲走，
耳边听到一声嘶哑的乞求：
“买吧，老爷！”一只消瘦的小手
拿着蹩脚的玩具向我兜售。

我吓了一跳，在路灯照耀之下，
我看到一个苍白的孩子的脸；
相距几步，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①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施托姆去柏林求职时写成。手稿中载明日期“一八五二年圣诞节，柏林，一八五三年七月，胡苏姆”。一八五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将此诗寄给冯塔纳，冯氏觉得此诗有点描写琐事的味道，同时主要由于库格勒的意见，没有能在《阿耳戈》发表。本诗最初刊载于一八六五年第二版《诗集》。

我在走过时都没清楚地看见。

只是从他坐着的石头台基上，
我还听得到他那样力竭声嘶，
一刻不停地叫喊：“买吧，老爷！”
可是任何人都对他置之不理。

而我？是认为不合适或是丢脸，
在马路路上购买乞儿的东西？
在我还没伸手掏钱包以前，
叫声已在我身后的风中淹息。

可是最后当我踽踽独行时，
我的心里却感到如此困扰，
好象在我跳跑时，是我的亲生子
坐在那块石头上乞讨面包。



1852 年

高特夫里特·凯勒

一八一九年七月十九日生于瑞士的苏黎世，一八九〇年七月十五日卒于同地。他是一位辘工的儿子。五岁丧父，家庭经济困难，他只能就读于贫民学校。后来进入州立工业学校，一年后因参加学潮而被开除。一八四〇年往慕尼黑学习美术，二年后因经济问题而辍学回家。一八四八年得到苏黎世政府津贴，往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法律、哲学等。一八五〇年往柏林，从事文学创作。一八五五年回苏黎世。一八六一年担任市府秘书长。从政十五年，最后放弃政治生活，恢复写作。他是瑞士的现实主义诗人，民主主义者。除抒情诗外，以长篇小说《绿衣亨利》和短篇小说《塞尔德维拉的人们》最为著



名。德国文学家保尔·海赛称他为“短篇小说的莎士比亚”。

○早 晨

每逢太阳上升的时光，
我又恢复新的希望，
它一直维持到日落，
象一朵花儿开放；
然后在黑暗的夜色之中，
它疲倦地入睡，
可是随着曙光的出现，
它又迅速地醒来。

这就是力量，它永不消灭，
永远不停地斗争，
这就是热血，它永不停滞，
奇妙地分布到全身！
只要还有晨风
在太阳出现之前吹拂，
自由的斗士永不会
在黑夜和睡眠之中死去！

○警 告

是的，我的人民，你已挣脱铁链，
洗掉特权阶级加给你的罕闻的羞耻，

1844 年

再没有贵族用枷锁缚住你的身体，
你可以在幸福之中快乐地高枕安眠。

可是这还不能使你免于奴役统治，
这种黑色的暴力披着白色的羊皮
在世界各处人家的门前探听消息，
它要象杂草一样缠在每个人的心里。

你如果不能决心解放你的精神，
脱离一切污垢和毁灭的包围，
不能谨慎地运用你自己的判断力：

那么你的敌人就常常有隙可乘，
使你的希望没有实现的机会，
使你顺利地进行的工作趋于幻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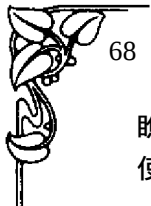
○宗教改革^①

人们发现了一粒古代的小麦种子，
深深地埋藏在金字塔的塔底，
藏在一具木乃伊尸体的黑色的手里，
它在那儿已经沉睡了许多世纪。

人们拿出这粒稀世的天赐的种子，
试验着把它种在活生生的田地里；

① 歌咏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温格里 (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





瞧,那儿长出了一棵美丽的麦子,
使人赏心悦目,感到无限的惊喜!

跟祖先一同睡在坟墓里的种子
就这样给后世的子孙结实^① ——
死亡就是无限的复活的开始!

被教会封藏着的活力的言语种子,
现在人们要把它从教会木乃伊的手里
取出来重新播种,有谁能加以阻止?

○献给祖国

啊,我的祖国!啊,我的祖国!
我是多么恳挚而热情地爱你!
最美的蔷薇,尽管众芳都已委地,
你依旧在我荒凉的海滨香气馥馥!

当我贫而乐、漂泊异国之时,^②
拿国王^③的荣华和你的群山相较,
我这穷叫化在那儿多么以你自豪,

① 本诗所借用的这个传说,在拿破仑进军埃及以后,特别流行。它的真实性虽然可疑,不过译者却想起在一九五三年我国送给苏联的六颗种子中,有一颗莲子曾在苏联科学院植物园的温室中发芽的故事。这颗莲子据研究已有几千年的寿命,是在沈阳附近挖泥煤时发现的。可谓中外辉映,古今媲美。

② 诗人寄居德国柏林时,生活颇为贫困。

③ 指威廉二世。

由于你 ,我忘却人君的奢丽 !

海尔维齐亚 !^① 当我远在他乡之时 ,
一种深切的忧伤常常攫住我心 ;
可是 ,只要见到你的一个子民 ,
我又多么迅速地转忧为喜 !

啊 ,我的瑞士 ,我全部的宝藏 ,
有一天我的末日到来之时 ,
我这个弱者虽然无补于你 ,
请不要吝惜给我一处理骨的地方 !

有一天我脱去这尘世的衣着 ,
那时我要对我主上帝祈祷 :
“请用你最美丽的星辰照耀 ,
照临我这人世间的祖国 !”

○夏 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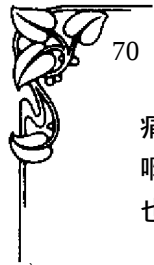
麦穗远向四方掀起麦浪 ,
浩浩无垠 ,好象一片大海 ;
可是在它静静的深处 ,
没有恐怖 ,也没有海怪 ;
矢车菊只做着花环的美梦 ,

1843 年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① 瑞士的旧称。





痛饮着星月的清光。

啊,金色的大海,我的心
也贪婪地吮吸着你的和平之光。

在我故乡的苍翠的山谷里
流行着一种古代的优美的风俗,
每当夏夜的星辰发出皎皎的光辉,
萤火虫闪着微光飞过矮树,
就听到有人在低语、在招手,
大家一齐走近麦垅,
在夜色下耀着银辉的镰刀
在金色的麦穗上挥动。

这是年轻力壮的青年们,
他们成群地聚在田间,
寻找寡妇孤儿的
应当收割的麦田,
因为她们没有父兄、
又没有佣仆的帮助——
因此她们为她们割下庄稼,
他们的辛苦充满纯洁的乐趣。

一捆捆的禾把已经扎实,
迅速地围成一个圈子;
短促的时光过得多么可爱,
这是在凉夜中的一桩游戏!
于是他们聚在禾把的圈子里

高声唱歌，一直等到晨风
 呼唤这些乐而忘倦的黝黑的青年们
 去进行他们自己的繁重的劳动。

1846 年

冬夜^①

世间没有一点鼓翼的声音，
 一片白雪静静地耀目眩人。
 在星空里看不到一朵云彩，
 而沉静的湖面上毫无波纹。
 从湖底长出一棵树木，
 它的树梢被冰块冻结；
 水妖攀着树枝上升，
 她透过绿色的湖冰仰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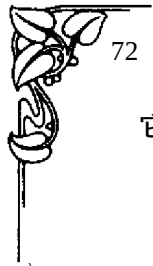
我站在那儿的薄冰之上，
 它把我和黑沉沉的湖底隔离；
 就在我立足的下方，我看到
 水妖的白色的美姿，她的四肢。

她露着窒息的惨状，抚触着
 坚固的冰层，时时推动，
 我永远忘不了她那黯淡的面容，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① 作于一八七七年。本诗借用水妖攀登冰下树枝的形象，刻画出一幅雪复冰封的严冬的景象。





它永远、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

晚 歌^①

我的双目 ,我亲爱的小窗 ,
许久以来 ,赐与我美丽的辉光 ,
请亲切地摄入一一的物象 :
你们总有一天要暗淡无光 !



有一天疲倦的眼睑闭起 ,
你们的光辉消失 ,心灵也就休憩 ,
它会伸手脱去漂泊的游履 ,
躺入暗沉沉的棺柩里。

现在它从内心观看 ,还看到
两点火花闪烁 ,象两颗星一样 ,
一直看到它们摇动而黯淡无光 ,
好象被蝴蝶的羽翼拂去一样。

可是如今我还在幕野里散步 ,
我只是和那西坠的夕阳为伍 ;
眼睛啊 ,请你尽量享用猎取
我的睫毛所摄取的人间佳趣 !

① 一八七九年作。斯托姆称本诗为歌德以后的最好的抒情诗。

○夜的静寂

欢迎你，清澄的夏夜，
你笼罩在夜露的原野之上！
祝福你，灿烂的星光，
你在太空中嬉游飘荡！



我四周的太古的山峰，
象我的夜祷一样，默默无声！
我的心灵好象远远地听到
它背后的大海的澎湃的涛声。

我听到一阵笛声，
西风把它吹送到我的耳边，
而白昼的轻微的预兆，
已经急迫地在东方出现。

我猜想，在世间遥远的地方，
现在可能有一个长逝——
或者有一位人人渴念的救世主
正在某一处地方降世。

可是，眼前只有无边的沉默，
仿佛暗沉沉的浊世的深谷一样，
我自己感到十分轻松，
十分静寂安宁，宛如人世一样。





最后的轻微的痛苦和讥笑，
从我的心底消失于无形；
我觉得，好象是古代的神灵，
终于向我启示他的圣名。

○初雪

现在一切都死亡寂灭，
最后一片的蔷薇花瓣
也疲倦地凋零飘散，
回到温暖的土中安息：
让我们热烈地
所进行的一切活动，
我们的爱，我们的憎
也随着枯叶葬送！

纯洁的白雪，飘落吧，
盖复住这两者的坟场，
让我们的心灵
在冬眠中静静地休养！
不久春天就要到来，
它只会唤醒了爱，
而憎，只会徒然梦想地
从坟墓里伸出手来！

波兰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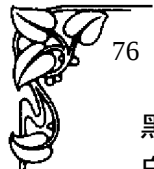
一只白鹰^① 躺在地上，
流着鲜红的血液，
它的羽翼已被打断，
它的勇气已经丧失；
它的喘鸣一天天
显得更加短促无力；
人民站在它旁边，
围着它的石棺哭泣！

他们没有哭泣的自由，
他们只好含悲忍痛。
千百万人的眼泪，
灼热地流入心中。
当这个种子发芽的时候，
将成为一片广阔的田野！
当这个杯子斟满的时候，
将给人们喝一个痛快！

地球是圆的，太阳
每天总要回来。
车上的轮盘转动不息，
可是命运转动得更快！

^① 波兰的国徽。





黑鹰① 也会堕地，
白鹰也会复生——
让我们等待、祈祷，
观看天上的星辰！

不幸的火焰常能
炼净恶浊的血液，
新的生存和生活
对许多人民有利。
晨曦照着你的四肢，
使你返老还童，
波兰，在新人民队伍里，
你将显得何等繁荣！



1844 年

孔拉德·斐迪南·迈耶

一八二五年十月十一日生于瑞士的苏黎世，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同地。他是贵族出身。曾在苏黎世大学学习法律，但是以后并没有在法界工作。他的一生除了在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曾往巴黎、慕尼黑、意大利游历以外，都是在故乡度过的。他的作品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文化的影响。他的诗大多是后半生的作品，形式谨严，具有精练的表现技巧。除了抒情诗以外，也写过历史小说。

① 帝俄的国徽。

○水 妖

月夜波光。她吊住船头，
她用她的手臂把船头抱紧，
她在进行残酷的淫荡的表演，
要把这只小船拖入波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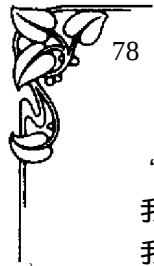
船夫叹道：“这赤裸裸的妖女
要把我们拖入海藻丛里！
你要想回到妻儿的身边，
快点，先生！清洗你的罪孽！”

骑士举起了他的剑柄，
作为神圣的标记的剑
在船旁，从乌黑的秀发
一个痛苦的苍白的面

“我主基督！我忏悔！
战斗、火光、斑斑的血渍，
可是我从没有犯罪和负心，
因为我总是坚守信用和忠实。”

他吻着十字。女妖高声地呼叫！
他看见她伸出一只手来取舵，
象雪一样的眩目的白手，
他呆望着它，不由无限惊愕。





“我主基督！我忏悔我的罪孽！
我曾经不守信用和忠实，
我曾经抛弃过一个爱人。
她死了。我真追悔莫及！”



她放松了手。她沉入水中。
桨儿划起。船儿疾驶。
角楼窗里的灯光在彼岸迎接着他，
他的妻儿正倦沉沉地睡在那里。

○春游

天空的太阳暖气洋洋，
湖冰解冻，湖波荡荡，
第一只轻帆破浪前进，
我的心象征帆一样膨胀。

每逢每天的太阳暖暖地照人，
每逢湖水又汹涌地奔流，
我这虚度少年岁月的心儿，
就十分埋怨地驱我出游。

虚掷的青春是一种苦痛，
是一种永远憧憬的源头，
我的心在寻求它的春天，
无止无休，无止无休！

不管我的头发将变成花白，
我的心不久也将停止跳动，
只要泛起绿盈盈的春水，
心儿总要开始寻春的游踪。



○永远年轻的只有太阳

今天我信步走到久忘的少年时代的山谷，
谷底满目荒芜，山顶没有林木。
我的树，我的梦，我蓊郁的桦树的山地——
永远年轻的只有太阳，只有它永远美丽。

在那边芦荻丛中有一片倦怠的泥塘，
在我少年时代它曾起过生动的波浪，
一阵游牧的羊铃声飘过荒野和草地——
永远年轻的只有太阳，只有它永远美丽。

○雪白的山峰^①

一座耀目的山峰闪烁在森林的上空，
它唤我，它引我，它竭力向我怂恿：

“你干吗还在扰攘的尘寰碌碌奔忙？
这上边非常沉寂！这上边非常清凉！”

① 阿尔卑斯山的雪峰。



“我脚下的明湖今天已经解冻，
它起着微波、高涨、荡漾、流动。”

“岩石的苔壁已经为你准备齐全，
从它那儿到千古的雪峰已经不远！”

只要我一觉醒来，山峰就对我呼唤，
无论是中午、傍晚、睡梦朦胧的夜间。

那么我明天前来！如今让我安静！
我先要把书本合上，还要把书橱关紧。

微风中轻轻地飘过一阵羊铃的声音：
“让书橱开着何妨！最好是今天光临。”

○雪峰之光

虽然我那青年的游兴犹浓，
我胸房里的心儿却在跳动，
我如今已回到故乡，我看见
终年积雪的山峰，顶着碧天，
伟大的寂静的雪光！

我曾经急忙忙地仓皇呼吸，
吸过都市的灰尘，市场的烟气，
我见过斗争。你有何感想，
我纯洁的高峰的雪光，

伟大的寂静的雪光？

我虽没有夸耀过我的故乡，
可是我对它却是心爱难忘！
不论是我的气质、我的诗章，
到处都照耀着高峰的雪光，
伟大的寂静的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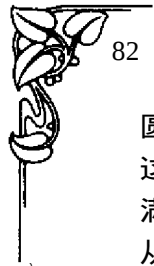
在我没有进入坟墓以前，
我对故乡能有什么贡献？
我有什么不朽的礼物送给故乡？
也许是一句话，一首诗章，
一点微小的寂静之光！

○蔷薇城^①

马车辚辚地通过
贝尔尼纳的山门，
我们看到南方的
贝壳山高耸入云，
穿着皮裤的朋友，
在前面马背上吹起号声——
“你用号声向谁致敬？”
“蔷薇城，先生，蔷薇城！”

① 越过圣哥达特山峰最初见到的意大利的小城。





圆柱壁立的平顶的屋宇，
这是初入眼帘的意大利风光，
满缠葡萄蔓的蔷薇城，
从坚硬的荒岩里向人遥望——
那边好象有一条溪流，
传出温柔的水声潺潺，
蔷薇城的阳台，
向着意大利俯瞰。

在森林和山野的路径上，
心儿啊，如今真是快乐融融！
阳春充沛的气息，
在我的身体里流动——
一双情意绵绵的蝴蝶，
在我额角的周围轻飞——
一位年轻的姑娘弄来美酒，
她胸前佩着娇嫩的蔷薇。
生长在北方的我，
让我在南国再遨游一趟，
拿我故乡的岩壁，
交换这白色的大理石厅堂。
祝福你，意大利，光明和快乐！
我要为我的幸运赞美！
在我们地球的胸膛上，
你就是蔷薇，真正的蔷薇！



○罗马的喷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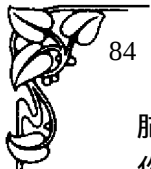
喷泉又上又飞下，
注满大理石的圆盘，
圆盘里的水盈盈不胜，
转注入第二个水盘；
第二盘水再满时，
又把水送入第三个盘里，
每一个水盘同时在接受、施舍
流动、休憩。



○足 印

那是少年时的事情。我送你
回到你在那儿作客的领家去，
走过一处树林。雨雾蒙蒙，
你拉下你施行大衣的风帽，
遮住了前额亲切地注视。
道路泥泞。你漫步的脚底
在潮湿的林中的小路上留下
明显的足印。你沿着路边走，
一路谈着旅行的事儿。你说，
往前还有一段更长的旅程哩。
于是我们说说笑笑，临别时
你蒙住了脸，一别而去了，
惟见青山高耸在榆树林的上边。
我从容地沿着那条原路走回，





脑海里依旧想着你的可爱之处，
 你那不驯的羞态，很高兴地
 自信我们不久又可以重逢。
 我载欣载行，看着路边
 你的鞋底在潮湿的路上
 所留下的足印，依旧分明，
 你的足印是这样的微小、轻捷，
 可是你的本性：爱散步、爱旅行
 纤巧、纯洁、幽邃，可又多么甜蜜！
 你的足印现在正迎接
 我这个走向原路的旅人；
 你的足印在我内心的眼中
 化出你的倩影。我看到
 你那酥胸轻轻隆起的清姿。
 你好象梦影一样，飘然而过。
 渐渐地你的足印变得模糊不清，
 越下越大的雨不久就把它冲去。
 于是我的心中起了一阵悲感：
 你和我最后一次同行的足印
 几乎在我的眼前完全消失了。



○可汗艾柴儿的剑^①

可汗对骑士胡克说道：

① 艾柴儿即阿提拉 (Attila 406—453)，为匈奴可汗，曾占据欧洲中部，自里海至莱茵河，凡二十年。在《德国史诗 尼伯龙根之歌》及其他中世纪传说中以艾柴儿之名传世。

“你为孤家折了你的宝剑。
朕有大量的武器，
去，拣你中意的挑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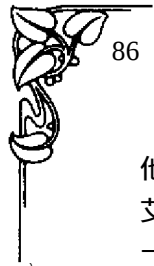
胡克在武库里迈步前行，
年老的守库官总是坐在那里。
“可汗让我自由地挑选
所有挂在这儿的闪烁的武器！”
他进行选试权衡。他取看
挂在那地方的各种刀剑——
“请问，那边那柄大的、惊人的、
异教徒的、怪样的是谁的利剑？”

“是杀人魔王艾柴儿的剑！”
看管它的老人畏惧地轻声回说。
“是匈奴可汗的剑！我的义士，
它正焦急地渴望着饮血！”

“别去动它。它已经杀够了人！
不要去撩起它杀人的凶焰！”
“给我拿来！谁擎着可汗的剑战斗，
胜利会担保他奏捷凯旋！”

他又去投入战斗之中。
“艾柴儿的剑，你已有许多时光
没有闻过鲜血的腥气取乐！
现在让你高高兴兴，痛饮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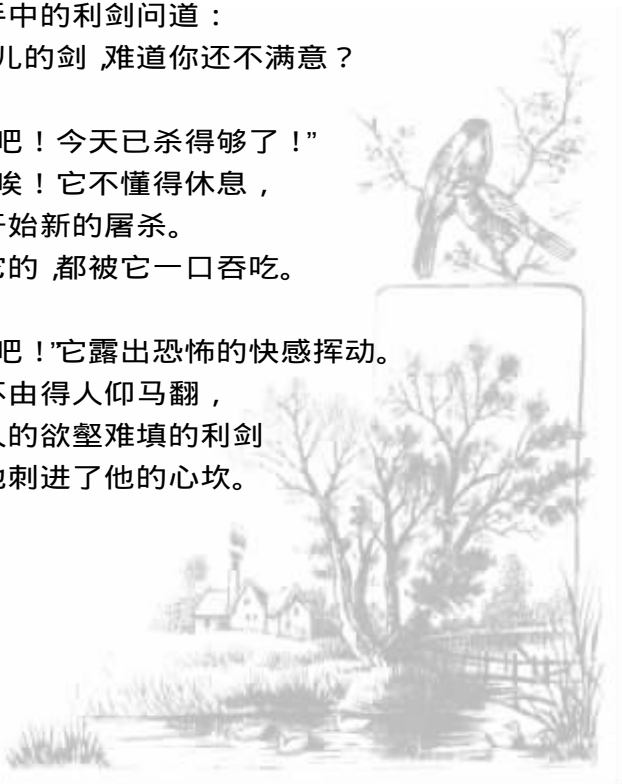


他奋力猛挥 ,杀人如麻 ,
艾柴儿的剑 ,痛饮酣畅 ,
一直到太阳倦倦地西沉、
坠落到晚霞的后方。

他在月光之下已经鏖战多时 ,
他的手臂已经舞得毫无气力 ,
他对手中的利剑问道 :
“艾柴儿的剑 ,难道你还不满意 ?

“停止吧 ! 今天已杀得够了 !”
可是 ,唉 ! 它不懂得休息 ,
它又开始新的屠杀。
碰到它的 ,都被它一口吞吃。

“停止吧 !”它露出恐怖的快感挥动。
骑士不由得人仰马翻 ,
匈奴人的欲壑难填的利剑
欢跃地刺进了他的心坎。



哲学家尼采的抒情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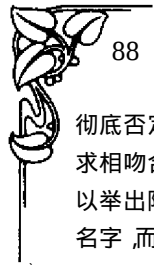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书

德国人常自夸他们是“诗人和思想家(哲学家)的国民”(das Volk der Dichter und Denker)。德国出过很多思想家,也出过很多诗人,而集思想家和诗人于一身的,则前有歌德、席勒和海涅,后有尼采。

尼采不仅在德国国内,而且在世界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雅斯佩尔斯和其他存在主义者从尼采和克尔凯戈尔的著作中汲取他们的哲学的泉源。心理学的自然主义的前驱者康拉迪早在1887年出版的诗集《罪人之歌》中就写过《超人的凯歌》的诗篇。从自然主义走向印象主义的诗人戴默尔曾受过尼采的符号的表现手法的洗礼。格奥尔格在他的诗集《第七圈》中写过《尼采》的颂歌。格奥尔格派的诗人贝尔特拉姆写过一部研究著作《尼采,神话试论》。黑塞把尼采的著作列为他的爱读之书,并且写过一部《查拉图斯特拉的复返》。亨利希·曼曾写过关于尼采的专题论著。托马斯·曼曾说他的《浮士德博士》中的主人公莱弗金的思想、气质、经历和他变成痴呆等的细节是取材于尼采的实事,但也在一篇有关尼采哲学的论著中指出尼采的初期作品,其中存在有纳粹化的要素。里尔克的《杜伊诺悲歌》据海德格尔和瓜尔迪尼研究,指出应从尼采哲学中寻求它的思想基础。在德国现代作家之中,以尼采为出发点的有表现主义诗人贝恩,另外还有容格尔兄弟,特别是弟弟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容格尔,排除一切成见,直接接触尼采的各种著作,写过一部有关尼采的重要文献《尼采》(1949年)。在法国,纪德特别推崇尼采热烈向往人生的学说,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的作家和政治家马尔罗曾受过尼采的影响,也是人所共知的。在英国和爱尔兰,接受过尼采影响的有肖伯纳和叶芝。丹麦的布兰代斯曾在哥本哈根大学最初介绍尼采。瑞典的斯特林堡,从他的独幕剧《朱丽小姐》中也可以看出尼采的影响。在美国,奥尼尔把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作《圣经》一样背诵。在日本,曾受尼采影响的作家有森鸥外、芥川龙之介、荻原朔太郎、太宰治等。

在我国,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介绍了尼采。在“五四”前后,由于尼采





彻底否定一切旧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跟我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相吻合,所以,尼采也曾起过积极的影响。在若干介绍者和鼓吹者当中,可以举出陈独秀、蔡元培、傅斯年、田汉、高长虹、向培良、郁达夫、朱光潜等人的名字,而鲁迅、茅盾、郭沫若则都曾分别译介过尼采的著作。

然而,尼采本人,却是一个极不幸的人。从他的身世方面看来:父亲早死,虽然二十五岁就当上教授,却为时不长,就辞职赋闲,在情场上也曾失意过,还不断受到病魔的缠扰。他尝尽孤独的痛苦,度过十年的漂泊生涯,又在十年的精神错乱中中了却残生。他的命运确实跟他的前辈诗人荷尔德林相似。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这点,早在普福尔塔学院读书时代,他就爱读荷尔德林,在写作《悲剧的诞生》时代,他也曾试图写一部以公元前五世纪哲学家恩沛多克勒斯(荷尔德林写过一部未完成的悲剧《恩沛多克勒斯之死》)为主人公的戏剧。

尤其不幸的是,他的学说常常受到误解和歪曲,即使他的胞妹伊丽莎白·弗尔斯特也对他的著作进行篡改和伪造。德国哲学史家阿尔弗雷德·鲍姆勒等人竟把尼采学说歪曲为法西斯理论的支柱,德国纳粹分子更厚颜无耻地把尼采的思想肆意曲解,奉为圭臬,希特勒也曾亲自去拜谒尼采之墓,并在墨索里尼生日时把尼采全集送去作为寿礼。于是乎,不明真相的轻信之徒就把尼采看成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极端反动的哲学家。因为尼采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怎能不反对?于是,近三十年来,尼采在我国也被贴上反动的标签,谁也不敢去接近,尼采的介绍和研究成了禁区。

可喜的是:自从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国学术界已逐渐扭转过去一言堂的一锤定音的恶习,逐渐实事求是地开展自由讨论研究,近年来的某些刊物中又重新出现有关尼采的研究文章和译介,甚至有人敢挺身而出,为尼采说几句话。1985年5月底,我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在杭州召开第二届讨论会,在闭幕后的理事会上,北京大学严宝瑜教授提出把尼采、叔本华对德国文学的影响作为下届讨论的中心题目。由此可见,正象对待其他历史人物一样,对尼采,我们也不能把他从哲学或是德国文学史上注销,还有必要进行译介和研究,尊重历史,还他的本来面目(鲁迅早就说过“让我国读者”“了解尼采的生平和著作也是一件有益的事”)

当然,尼采的著作确实有很多矛盾,有些话说得过于偏激(这种情况有点

象我国的老子)或者确有某些危险品(危险品也有其用处,并不一定都要销毁的)。译者对哲学是门外汉,在此无意为他作什么辩解,这里只不过从诗人尼采的角度介绍他的诗作而已。

尼采不仅通过他的哲学思想,也通过他的诗作本身直接影响当时和后来的诗人,使他成为新的诗歌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诗富于音乐的谐和,语言优美而充满激情,形象丰富,格调高超,思想深邃,而且具有象征、讽刺、反论等表现的特色。除了抒情诗,他还写了大量的箴言诗。但是他的诗,在生前并未出过专集,大多夹在各种散文著作中或作为某书的附录。

尼采的诗什么时候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不清楚。只记得冯至曾给老《译文》杂志(1936年3月复刊以后)译过几首发表,冯先生还有一部译诗集《德国近代抒情诗选:从尼采到嘉劳莎》,我只见到过广告,说是“明日社”版,但未见原书,所以不知道共译过多少。梁宗岱在商务书印馆出过一本译诗集《一切的峰顶》(1934年?),其中收有尼采诗九首(现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梁宗岱译诗集》)。其他有什么人译过,就不知道了。至于尼采诗的专集介绍,恐怕是从未有过的。

抒情诗歌^①

○人生^②

人生乃是一面镜子。
在镜子里认识自己，
我要称之为头等大事，
哪怕随后就离开人世。！！



① 这一部分诗歌，《献给未识之神》以前者为尼采青少年时期即1858—1868年期间所作，自《忧郁颂》以后则作于1869年至1888年。

② 尼采在十四岁时曾写过一篇自传性回忆录，批评他自己十一岁以后所写的诗，在文章的末尾以本诗作为结束语。



○我站在赤裸的危岩上面

我站在赤裸的危岩上面，
黑夜的衣裳将我裹住，
从这光光秃秃的高处，
我俯瞰一片繁盛的国土。
我看到一只鹰在盘旋，
鼓着青春泼辣的勇气，
一直冲向金色的光芒，
升到永恒的火焰里去。

○回乡

当初我告别之时，
那一天非常苦痛；
如今我再回来时，
更使我忧心忡忡。
整个旅行的希望，
突然间归于消逝！
哦，这不幸的时刻！
哦，我不祥的日子！

我凭吊父亲^①的坟墓，

^① 尼采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生于1813年，当过家庭教师和阿尔滕堡公爵的女儿们的教师，后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任命他当勒肯的乡村牧师。1848年8月，由于一次跌伤，引起脑病，过了十一个月即逝世。当时尼采仅五岁。

哭了很久的时光，
许多凄苦的眼泪
流下来滴到家上。
在我尊贵的老家，
我觉得寂寞而伤恸，
因此我常常出去，
走向阴暗的林。——

在它的凉荫之下，
我把痛苦全忘记，
在静悄悄的梦中，
安宁来到我心里。
青春的如花的欢乐、
蔷薇和云雀的歌唱，
全都在橡树阴下
出现于我的睡乡。

○你们空中的小鸟

你们空中的小鸟，
请唱着歌儿飞翔，
去问候我那宝贵的、
我那可爱的故乡。

你们云雀，请带去
这些娇嫩的鲜花！
我要装饰我那座



宝贵的生父之家。

你这只夜莺,请你
飞降到我的身旁,
带去这蔷薇花苞,
放在我父亲的墓上!

○年轻的渔家女^①

早晨我悄悄地幻想,
对着白云注望,
那清新的白昼
在树梢轻轻振荡。
雾气迷漫,
太阳在那边升起——
唉,谁也不知道
我是这样忧伤。

海波汹涌清凉,
无休止地动荡。
一位哲人望着我,
我把眼睛闭上。
迷雾濛濛,
太阳在那边升起——
唉 谁也不了解



① 作于 1862 年。1865 年 7 月 11 日尼采自己曾将本诗谱成乐曲。

我为何这样忧伤。

候鸟欣然飞来，
婉转地歌唱，
我真想随心以欲，
飞往憧憬的地方。
迷雾飘动，
太阳在那边升上——
唉，谁也想不到
我为何这样忧伤。



我遥望而悲泣，
看不见征帆回航。
又忧戚，又孤零，
悲恸扯断了肝肠。
迷雾飘散，
太阳在那边升上——
只有他才会知道
我为何这样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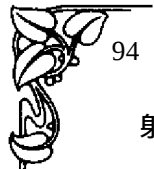
○萨勒克①

幸福的黄昏宁静气氛
在山顶和幽谷上空飘荡。
太阳发出亲切的微笑，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① 一座古代的城堡废墟，在瑙姆堡以北的鲁德尔斯堡附近。





射下它的最后的光芒。

高处的四周红光掩映，
闪烁着灿烂壮丽的光辉。
我觉得骑士们走出坟墓，
重振他们古老的声威。

听啊！从城堡里传来
高声喧哗的欢乐之声。
四周的森林也在那里
悄悄细听愉快的回声。

其间还听到许多歌曲，
歌唱行猎、战斗和饮酒；
号角声多么嘹亮，还有
喇叭嘟嘟地高声吹奏。

这时太阳落下去了；
欢乐的声音归于消隐。
坟墓一般的沉寂和恐怖
惶惶地笼罩住那些大厅。

萨勒克是这样凄然躺在
那边荒凉的岩石上面。
我看到它，一阵寒战
就钻进我的内心里面。



○无家可归

快马载着我飞驰，
穿过广大的人世，
毫无畏缩和迟疑。
看到我的，都认识我，
认识我的，都叫我
无家可归的人。
嗨迪德尔迪！
永不要将我抛弃！
我的幸福，你可爱的星辰！

任何人都不许放肆
向我提出这问题，
问我的故乡在哪里。
我从不受空间
和如驶的时间控制！
我象鹰一样自由自在！
嗨迪德尔迪！
永不要将我抛弃！
我的幸福，你可爱的五月！

我将来要离开凡尘，
定要跟严酷的死神
亲吻，这我可不信。
难道我会堕入墓坑，



浮生的清香的泡沫，
再也不让我痛饮？
嗨迪德尔迪！
永不要将我抛弃！
我的幸福，你多彩的梦境。

○献给未识之神①

再一次，在我继续飘流
纵目向前方观看之前，
我要遁逃到你的身边，
孤独地高举我的双手，
在我最深的内心里面
为你庄严的建立祭坛，
让任何时间
你的声音将我呼唤。

坛上印着深深的红字，
写道：奉献给未识之神②。
我属于他，尽管我至今
还在渎神者的队伍里；
我属于他——我感到绳套，
在战斗之中把我拖倒，

① 作于 1864 年。

② 新约·使徒行走》第十七章：“保罗……说，众们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尽管我想逃，
还是强迫我为他效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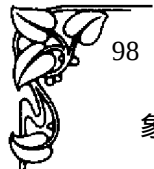
我要认识你，未认识者，
深深抓住我的灵魂者，
象暴风贯穿我的一生者，
你，不可捉摸者，我的亲戚！
我要认识你，甚至侍奉你。

○忧郁颂

忧郁啊，请你不要责怪我，
我削尖我的鹅毛笔来歌颂你，
我把头低垂到膝盖上面、
象隐士般坐在树墩上歌颂你。
你常看到我，昨天也曾有多次，
坐在上午的炎热的阳光里：
兀鹫向谷中发生贪婪的叫声，
它梦想着枯木桩上的腐尸。

粗野的禽鸟，你弄错了，尽管我
在我的木块上休憩，象木乃伊一样！
你没看到我眼睛，它还充满喜气、
在转来转去，高傲而得意洋洋。
尽管它不能到达你那样的高处，
不能眺望最遥远的云海波浪，
它却因此而沉得更深，以便





象电光般把自身中存在的深渊照亮。

我就这样常坐在深深的荒漠之中，
丑陋地弯着身体，象献祭的野蛮人，
而且总是在惦念着你，忧郁啊，
象个忏悔者，尽管我年纪轻轻！
我就这样坐着，欣看兀鹫的飞翔，
欣闻滚滚的雪崩发出轰隆之声，
你毫无世人的虚伪，对我说
真情实话，面色却严肃得骇人。

你这具有岩石野性的严厉的女神，
你这位女友，受出现在我的身旁；
你威胁地指给我看兀鹫的行踪
和那要毁灭我的雪崩的欲望。
四周飘荡着咬牙切齿的杀机；
要强夺生命的充满痛苦的渴望！
在坚硬的岩架上面，花儿在那里
怀念着蝴蝶，象进行诱惑一样。

这一切就是我——我战战兢兢地感到——
受到诱惑的蝴蝶，孤独的花枝，
那兀鹫和那湍急奔流的冰溪，
暴风的怒吼——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
赫赫的女神，我对你深弯着身子，
头垂到膝上，哼一首恐怖的赞美诗，
只是为了荣耀你，我才渴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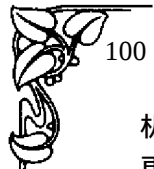
生命、生命、生命 ,坚定不移 !

恶意的女神 ,请你不要责怪我 ,
我编造优美的诗句将你裹起。
你露出可怕的脸色走近谁 ,谁就发抖 ,
你向谁伸出恶意的右手 ,谁就战栗。
我在这里发抖着 ,哼一首一首的歌 ,
以一种有节奏的姿势战栗地跳起 :
墨水在流动 ,削尖的笔在挥写——
啊 ,女神 ,女神 ,让我——让我独行其是 !

○在冰河之旁

中午 ,当夏天、
这个睁着疲倦、热烈的眼睛的少年 ,
首先爬到群山上面 :
那时 ,他也开口说话 ,
可是我们只看到他说话。
他的气息冒出 ,就象病人的气息
在发烧之夜冒出一样。
冰山、枞树和流泉
也给他回答 ,
可是我们只看到回答。
因为急流从山崖里比平常更快地
奔腾而下 ,象对他致敬 ,
而且象白色的柱子一样颤抖着、
渴慕地站在那里。





枞树投出比平常更深沉、
更诚挚的眼光，
在冰和死灭的灰色岩石之间
突然有光射出——
这种光我已看到 我明白它的意思。——

就是死人的眼睛
也会再现出一次光，
如果他的孩子满怀悲痛地
抱住他、撑住他、吻他：
那时，光的烈焰也许会
回冒上来，已死的眼睛
会热烈地说道：“孩子！
啊，孩子，你知道，我爱你！”——

就象这样，一切都在热烈地说话——冰山、
溪流和枞树——
用它们的眼光在这里说这同样的话；
“我们爱你！
啊，孩子，你知道，我们喜爱、喜爱你！”

而他，
这个睁着疲倦、热烈的眼睛的少年，
满怀悲痛地吻它们，
热情越来越高，
竟不肯离开；
他从嘴里吹出他的

只不过象轻纱的话，
他的悲痛的话：
“我的问候就是告别，
我的来就是去，
我年纪轻轻就要早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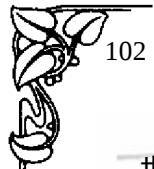
那时，四周的一切都在倾听
而屏住呼吸：
没有一只鸟歌唱。
那时，群山
出现一阵战栗，
象一道闪光。
那时，四周的一切在沉思——
而默不作声——

那是中午，
中午，当夏天、
这个睁着疲倦、热烈的眼睛的少年，
首先爬到群山上面。

○秋天

是秋天了：它——还使你心伤！
飞去吧！飞去吧！——
太阳悄悄地爬山，
爬着，爬着，
每一步都要休息。





世界变得何等萧条！
在张得疲倦的弦上
风奏着它的歌。
希望逃跑了——
风在追悼它。

是秋天了：它——还使你心伤！
飞去吧！飞去吧！
哦，树上的果实，
你摇摇欲坠？
黑夜教给你什么
秘术，
让冰一样的战栗把你的面颊、
深红色的面颊覆盖？——

你沉默，不回答？
还有谁开口？——

是秋天了：它——还使你心伤！
飞去吧！飞去吧！——
‘我并不美丽
——翠菊这样说道——，
可是我喜爱世人。
我安慰世人——
他们现在还应当看到花，
向我弯下身子

唉！将我折了——
那时，他们的眼中就闪出
回忆的光辉，
回忆起比我更美者：——
——我看出，我看出——我就是这样死去。”——

是秋天了：它——还使你心伤！
飞去吧！飞去吧！

○现代的哥伦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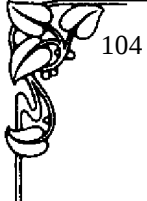
女友！——哥伦布说——不要
再信任任何热那亚人^①！
他总是凝视蓝色的远方——
是远年过分将他吸引！

最珍奇的对我很宝贵！
热那亚——它已沉没而消逝——
心啊，冷静吧！手啊，把好舵！
前方是海洋——是陆地？——陆地——

让我们牢牢站稳脚跟！
我们永不能走向归程！
向前看，远远迎候我们的是
一个死亡，一种荣誉，一种幸运！

① 哥伦布是意大利热那亚人。





○孤独

群鸦鸣噪，
鼓着刷刷的翅膀飞向城市：
天就要下雪了——
现在还有家乡的，真是福气！

你现在木然伫立，
回道后顾，唉！已是多么久远！
你这个傻子，为何
面临冬天的季节逃向世间？

这世界——是通往
沉寂荒冷的无数沙漠的门！
谁丧失了
你所丧失的，就会无处安身。

你苍白地伫立，
受到诅咒，要在冬天里流浪，
就象那轻烟，
总想升到更加寒冷的天上。

飞吧，鸟儿，格格地
唱出沙漠之鸟所唱的调子！——
你这傻子，把你
血淋淋的心藏在冰和嘲笑里！

群鸦鸣噪，
鼓着刷刷的翅膀飞向城市
——天就要下雪了，
没有什么家乡的，真是晦气！



流浪人

一个流浪人在夜色中前行，
步伐坚定；
弯曲的山谷和漫长的山路——
顺着前进。
夜色很美——
他迈步向前，毫不停止，
不知道他的路还要通向哪里。

那时，一只鸟儿在夜色中歌唱：
“啊，鸟儿，你干吗要这样！
你为何拖住我的腿和心，
把这动人的伤心的声音
灌进我耳中，使我不得不立停、
不得不倾听——
你为何用歌声和致意将我勾引？”——

好鸟儿停止歌唱而答问：
“不，流浪人，不！我何曾
用歌声将你勾引——



我是勾引高枝上的雌禽——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孤孤单单，感不到夜色之美——
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你走你的，
决不能、决不能停止！
干吗还站在这里？
我这象吹笛的歌声勾起你什么心事，
你这个游子？”

好鸟儿默默地沉思：
我这象吹笛的歌声勾起他什么心事？
他干吗还站在这里？——
这个可怜、可怜的游子！

○献给友谊

祝福你，友谊！
我的最高希望的
最初的曙光！
啊，我常常觉得
道路和黑夜没有止境，
人生的一切
毫无目标而可憎！
我想再度活下去，
如今，我从你的眼中
看到晨光和胜利，
你，最可爱的女神！



○从高山之上^①

哦，浮生的中午！庄严的时刻！
 哦，夏日的花园！
 站着、望着、等着，充满不安的幸福感：——
 我等待友人，不分昼夜，都准备好，
 友人，你们在哪里？来吧！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灰色的冰河，今天用蔷薇打扮起来，
 那不是为了你们？
 溪流在寻觅你们，风和云满怀着憧憬、
 今天更高地向着碧空拥挤着上升，
 以最遥远的鸟瞰方式在窥望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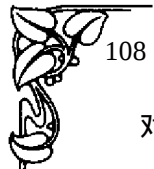
我为你们把筵席摆在最高的山顶上——
 谁住得离星辰这样
 靠近，在最恐怖的远方深渊的近旁？
 我的王国——有什么王国比我的更宽广？
 我的蜜——有什么人曾将它品尝？……

——你们到底来了，朋友们！——唉！难道我不是
 你们要寻访的人？

你们犹豫、惊讶——啊，你们倒不如气愤！
 我不是故我？手、步伐、面孔，难道都变了？

① 《善恶的彼岸》结尾之歌。





对于你们朋友 ,我不再是过去那样的人 ?

我变成另一种人 ? 自己也不认识自己 ?

难道我脱离了自己 ?

变成一个太频繁地征服自己的力士 ?

太频繁地跟自己的力量进行对抗 ,

由于自己的胜利而负伤 ,而受到遏止 ?

难道我曾寻过风吹得最刺骨的地方 ?

我曾想耐心住在

无人居住之地、在荒凉的北极熊地带 ,

把人和上帝、诅咒和祈祷都忘怀 ?

变成一个渡过冰河走去的孤魂野鬼 ?

——你们 ,旧友们 ! 看呀 ! 你们苍白地露出

充满受和恐怖的眼光 !

不 ,去吧 ! 别动怒 ! 这儿不是你们能住的地方 :

这儿 ,在最遥远的冰国和山国之间——

这儿 ,居住者必须是猎人而且象羚羊一样。

我成了一个很坏的猎人 ! ——瞧 ,我的弓

拉得何等地惊险 !

把弓拉得这样的人 ,乃是最强的好汉—— :

可是 ,可悲啊 ! 这支箭比任何箭

更加危险 ,——离开这里吧 ! 为了你们的安全 !

.....

你们掉过头去？——哦，你忍耐够了，我的心，
你的希望并未凋零：
为新的朋友们打开你的门！
抛弃旧时的朋友！抛弃你的回忆！
从前你曾年轻过，如今——你更加年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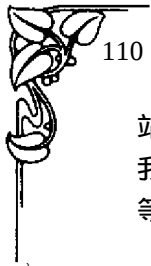
曾经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希望的纽带——
爱所留下的字迹，
已经变得很淡，还有谁去阅读？
我把它比作羊皮纸文稿，我们的手
不敢去碰它——那字迹就象羊皮纸一样发黄而退
色。

他们已经不再是友人——我怎样相称？——
只不过是友人的亡魂！
他们还在夜间叩我的心扉和窗棂，
凝望着我说道：“我们过去不是友人？”
——哦，这句凋零的话，从前曾发出蔷薇的芳馨！

哦，自己误解自己的青春时代的憧憬！
我所渴慕过的友人，
我误认为跟我气味相投而变化了的友人，
他们已经老了，他们已经跟我离分：
只有改变自己者，才能继续做我的亲人。

哦，浮生的中午！第二次的青春时代！
哦，夏日的花园！





站着、望着、等着 ,充满不安的幸福感 !
我等待着友人 ,不分昼夜 ,都准备好 ,
等新的友人 ! 来吧 ! 时间到了 ! 时间到了 !

这首歌结束了——憧憬的悦耳的唤叫
在嘴里成为绝响了 :
这是魔术师所为 ,适时而来的至交 ,
中午的良朋——不 ,别管是谁来到——
那是中午时分 ,那时一交成为二了……
现在我们庆祝吧 ,抱着共同胜利的信心 ,
庆祝节日中的节日 :
朋友查拉图斯特^① 来了 ,这位客中之客 !
如今世界笑盈盈 ,恐怖的帷幕扯掉了 ,
光和黑暗^② 举行婚礼的时刻来到了……

○人啊！你要注意听^③

人啊！你要注意听！
深深的午夜在说甚？
“我睡过 ,我睡过—— ,

① 查拉图斯特拉 (原意为老骆驼) 为公元前十至七世纪时波斯人 ,相传他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创立者。教义备载于《亚吠陀》经中。南北朝时传入我国 ,唐代曾建寺于长安 ,名之为袄教、火教、火袄教、拜火教或波斯教。尼采假借他的名字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② 查拉图斯特拉的教义认为世界有两种对立的本质在斗争 ,其一为善 ,化身为光明神胡腊玛达 (希腊文作奥尔穆兹德) ,另一为恶 ,化身为黑暗神安赫腊曼纽 (希腊文作阿里曼)。

③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醉歌》篇中的插曲。

我从深深的梦中觉得：
世界很深，
比白昼想象的更深。
世界的痛苦很深——，
快乐——比心中的忧伤更深：
痛苦说：消逝吧！
可是一切快乐要求永恒^①——，
——要求深深的、深深的永恒！”

○献给哈菲兹

（饮酒箴言，一个喝水者的疑问）
你给自己建造的酒店，
大于任何一座住房，
你在这里面酿造的酒，
全世界人都喝不光。
原本是长生鸟的鸟儿，
现在作客住在你家里，
生出过一座山的老鼠^③；
它——差不多就是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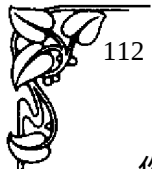


① 痛苦不想永远痛苦，而快乐却想永远常驻，亦即要求把痛苦转化为永远的快乐，这是尼采思想的最终点，也就是永远复归说的核心。

② 哈菲兹（1320—1389）波斯诗人。他的诗除了具有反封建的内容外，亦多歌颂美酒和爱情。歌德在《东西诗集》中曾拟作他的诗。尼采不善饮，在这里把拥有最丰富的思想的诗人当作生存的陶醉都歌颂，戏言酒对于哈菲兹其实是无所谓的，亦即醉翁之意岂在酒哉之意。

③ “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这是希腊作家阿忒纳伊俄斯著作中埃及法老讥笑斯巴达王的话。罗马诗人贺拉斯《诗艺》139节也有此语：“大山临盆，产出可笑的老鼠”。尼采在这里将典故反用。





你是一切又全非，是酒店和酒，
是长生鸟^①、山和老鼠，
你永远没入你自我之中，
又永远从自我之中飞出——
你是一切高山的沉陷，
你是一切深渊的光辉，
你是一切深醉者的沉醉，
酒对你岂非是无所谓？

○南国的音乐^②

我的鹰曾为我看出的一切，
如今我还能够获得
——尽管许多希望已经退色——：
你的音响象箭一样射穿我，
这是从天上给我落下的、
惠我耳朵和感官和恩译。

哦，别迟疑，把船的渴望
转向南国、那些幸福的岛，



① 长生鸟一译火凤凰。埃及神话中的神鸟，相传为埃及日神拉的化身。此鸟每隔五百年由阿拉伯飞到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在神坛上自焚，然后由死灰中再生出新鸟。

② 这里的音乐指彼得·加斯特（尼采的弟子）的音乐。这位音乐家原名亨利希·克译利茨（Heinrich Kselitz）。他于1875年到巴塞尔听尼采讲课，很崇拜老师，而老师也很喜爱这个学生。

希腊的山林水泽仙女的嬉戏——
从未有船发现过更美的目标！

○威尼斯^①

最近，在昏黄的夜晚，
我曾来伫立在桥边。
远处传来了歌声；
它进出点点的金光
掠过荡漾的水面。
共渡乐^②、灯火、音乐——
醉沉沉地向暮色中漂去……

我的灵魂，象弦乐器，
被无形的手指拨弄，
暗暗演唱共渡乐之歌，
感到多彩的至福而战栗。
——可有人在听它？

○白昼销声匿迹

白昼销声匿迹，幸福和光发黄，

① 尼采在 1880 年三月至六月底在威尼斯逗留了四个月，陪同他的有忠实弟子彼得·加斯特。他称威尼斯是他“喜爱的唯一的城市”。本诗后插入《看这个人》(1888 年十月至十一月著，1908 年出版)书中。

② 威尼斯的一种带有鸟头形船首和船尾的狭长平底小游艇。意语作 Gondola。



中午已经远去。

还要多久？月亮、星星、风和霜
就要来临：如今我不再犹豫，
象被风从树上吹落的果实那样。



现代象征主义抒情诗歌

拉伊纳·马利亚·里尔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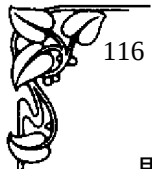
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四日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瑞士。早年在陆军学校学习，后来因与性格不合而退学，往布拉格和慕尼黑大学学习。后来又迁居柏林，并往意大利游历。在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〇年曾两次到俄国旅行。在俄国曾访问托尔斯泰。一九〇二年往巴黎，和雕塑家罗丹相识，并且做他私人秘书。罗丹的艺术对于里尔凯的中年期的创作具有很大的影响。一九一九年迁居瑞士。晚年爱用法语创作。后于五十一岁时因出血性白血病而死。他是奥国著名的抒情诗人，他的诗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有象征主义的纯艺术倾向，纤细微妙，有时还充满了神秘思想，很不容易了解。

○民歌

波希米亚的民歌，
使我非常感动，
它飘入我的心中，
使我的心儿发愁。

你要是听到一个孩子
在马铃薯田中锄草时低唱，
日后，他那歌声的余响，
还会飘进你的夜梦里。





即使你离开乡里，
远适异国，出外漫游，
可是，经过多年之后，
它还会使你常常想起。



○月夜

南德的夜色，在盈满的明月下展开，
温文柔和，好象回到一切的童话世界
一阵低沉的钟声从钟楼上传来，
深深地低沉，宛如沉入大海，——
接着是飒飒作声和巡逻的一声高呼，
片刻之间，保持着空虚的沉默；
接着有梵奥林的琴声（谁知来自何处）
轻轻地奏起，似在低诉：一个金发的少女……

○菩 登 湖

许多村庄好象围在花园里。
在十分奇妙的钟楼里
传出凄凉的钟声。
岸边的城堡好象卫士，
从黝黑的峡谷里
疲倦地望着中午的湖上。

汹涌的波涛在嬉戏。

金色的汽船轻轻地
划着闪烁的波线；
在湖岸边界的后边，
耀着银色的群山
映入我的眼帘。

○少女对玛利亚的祈祷

瞧我们的日子是多么局促，
夜晚的闺房令人生畏；
我们全都那样笨拙地
想攀取那红色的蔷薇。
玛利亚，你要温和地对待我们，
我们是靠你的血开出的花朵，
只有你才能知道，
憧憬之心使我们多么难过；

这种少女的心中的痛苦，
你自己早尝过它的味道：
虽然觉得它好象是圣诞节的白雪，
可是却完全有烈焰在燃烧……

○少女的忧郁

我面前浮起一位年轻的骑士，
真好象忆起一句古人的题词。



他来了。常常好象在树林之中，
卷来强大的暴风，将你抱拥。

他去了。于是赞美大钟
常常使你在祈祷之中
感到孤零沉寂……
于是你想在寂静中号恸，
可是你却把头蒙在凄冷的布帕中
在那儿轻轻地啜泣。
我面前浮起一位年轻的骑士，
他在天涯武装漫游。



他的微笑是这样温柔细腻：
仿佛是古代象牙上的光泽，
仿佛是乡思，仿佛在黑暗的村庄里
圣诞节降雪之后，仿佛土耳其宝石，
宝石四周串联着无数珍珠，
又仿佛是月光
照耀着一本可爱的书。

代特列夫·封·利利恩克戎

一八四四年六月三日生于基尔，一九〇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卒于汉堡。他曾在军队中生活，参加过两次战争，因此体验到惨酷的军士生活。一八七五年脱离军籍，到美国去旅行，结果失望而归。在政府里当一名官吏。他是印象主义的抒情诗人。他的诗在技巧方面有其特色，但是缺乏思想性。有些诗甚至明显地歌唱战争，赞美战争，不啻是替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服务。

○麦穗中的死亡

在麦田里 ,在小麦和罌粟之中 ,
躺着一个兵士 ,被人遗忘 ,
已经过了两天 ,已经过了两夜 ,
没有人给他包扎沉重的创伤。



他渴得要命 ,热得发狂 ,
在死亡的挣扎之中抬起了头颅。
一场最后的梦 ,一幅最后的幻影 ,
他垂死的眼睛仰望着天衢。

麦田里传来镰刀的声响 ,^①
他看到和平劳动中的村庄 ,
再会 ,再会吧故乡——
他垂下头颅 ,魂归天堂。

○军 乐 队

克玲玲 ,崩崩 ,钦达达 ,
是不是波斯沙赫^② 凯旋回家 ?
街角上突然传来哗啦啦的声音 ,
好象是末日审判的喇叭的声音 ,

① 镰刀代表收获时节的和平气氛 ,同时也是死神的象征。

② 沙赫 (Shah) 波斯国王的称呼。



持铃杆的指挥当先开路。

布隆布隆, 好大的崩巴东,^①
后面跟着铙钹, 海力筭,^②
小笛, 吹木笛的人,
土耳其大鼓, 吹横笛的人,
然后就是连长先生。

连长趾高气昂地走了过来,
下巴下面扣着头盔的皮带,
绶带裹着他瘦瘦的身体,
凭着大神, 这可不是游戏;
再后面是少尉先生。

蔷薇色、棕色的两位少尉将士,
他们象藩篱一样守护着军旗;
军旗来了, 脱下帽子,
我们对它永远忠诚到死!
再后面是近卫兵们。

近卫兵们跨着挺直的步子,
一步、一步, 步伐整齐,
只听到的的、托托、得得作响,
路灯和门窗震得玎玎珰珰;



① 低音大喇叭。

② 大喇叭。

再后面是年轻的少女们。

少女们全都并首比肩，
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发辫，
从门边、卢内、家中、屋里，
米纳、特利纳、斯蒂纳^① 都向外窥视；
军乐队过去了。

克玲玲，钦钦，铜鼓的声音，
从远方还传来微弱的声音，
十分轻微地蹦蹦蹦蹦钦；
是一只彩色的蝴蝶在那边飞行，
钦钦崩，绕着街角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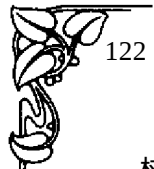
○你让我等得太久了

森林在一旁窃听。
快点来吧，我的姑娘，
趁新的白天的喧嚣没有到来，
淙淙的泉声还没有绝响的时光。

快点，快点，
我亲爱的姑娘，
趁这深沉的寂寥的恐怖
还没有被风吹得飘散的时光。

^① Wilhel (mine) ,Katharine (Trine) ,Chri (stine) 少女们的名字。





树梢头露出
晨曦的曙光。

啊,别再迟延,我可爱的小姑娘,
不要让我等得时间太长。

太阳获得胜利,
她终于柔顺地
微笑着投入我的怀抱里。
云雀飞向天际。

○太幸福了

每当你在我的怀中温柔地睡着,
我能听到你的呼吸,
你在梦中唤着我的名字,
你的口角上流露着笑意——
太幸福了。

每当炎热的紧张的白天去后,
我驱散了我沉重的忧心,
我只要一躺到你的心头,
就不再想着明天的事情——
太幸福了。

○谁知在何处

——一七五七年六月十八日科林^①之战
 在血迹和尸体上，烟雾和瓦砾场上，
 被马蹄蹂躏过的夏季的麦杆上，
 照耀着太阳。
 黑夜已经降临。战事已经终止，
 许多曾经参加科林战役的将士
 没有还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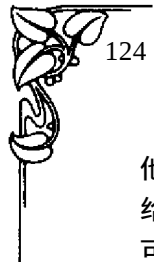
其中也有一位公子，他还是童子，
 他今天还是第一次闻到火药气，
 他难逃一死。
 不管他怎样高高地挥着军旗，
 死神已经把他揪到怀里，
 他难逃一死。

一本祈祷书放在他的旁边，
 这位贵公子常常把它带在身边，
 挂在剑头上。
 贝维恩将军^②的一个近卫兵士
 发见到这个污染了的小本子，
 急忙拾起收藏。

① 科林 (Kolin) 波希米亚地名，在易北河畔。一七五七年六月十八日奥国军队在这里打败腓特烈大王。

② 贝维恩 (Aug. Wilhelm Herzog von Braunschweig = Bevern 1715 - 1781)：普鲁士将军。





他迅步如飞地把它带回，
给那位老父带回最后的安慰，
可是徒增悲苦。
老人用颤抖的手在书内写下数行：
“科林。我的儿子埋骨在沙场。
谁知在何处。”

写下这首小歌的诗人，
读者诸君，我们消遣浮生，
依旧十分欢娱。
可是有一天轮到我，或者你，
埋骨沙场，作永远的休憩，
谁知在何处。

○荒野景色

深沉的寂寥张开美丽有羽翼
笼罩着静静的田野。
一带灰色的山丘象遥远的海岸，
它们防卫着人间的恐怖。

春天，在午夜的时辰，
高空掠过了迅急的雁阵。
这古代的魔术，在广阔的天边，
我好象听到行云中的歌声。



月儿朦胧地沉入黑暗的深处，
它还泻出幽光向芦荻照耀。
它厌倦了许多柔情的罪恶，
离开园林、森林和泥沼。

二

中午的太阳晒热了荒野，
在南方涌起了一圈黑云。
疲惫的庄稼干得垂头，
一只蝴蝶在悠悠地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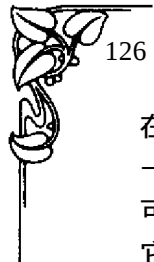
牧人和羊群在倦怠地休息，
鸭子在蔺草丛中进入梦乡，
花练蛇露出虎纹似的皮肤，
动也不动，懒睡着在晒太阳。

一道电光迅速闪过，暴雨倾盆似的
从黑暗的天幕里冲了出来。
暴风雨在欢呼，它用鞭子鞭策着，
解放了我的荒野世界。

三

苍鹭奋着坚强的翅膀
在秋季里冲过雾气飞行。
多么沉静！在山陵四周，
我听不到广阔的空中的声音。





在一棵白桦树的摇曳的梢头，
一只游鹰在尽情休憩。
可是它没有入睡，从轻松的宝座上，
它还露着锐利的眼光在探视。

老农夫拖着迟迟的脚步，
跟着他装满泥炭的车子。
一匹白色的老马颠簸着
摇摇摆摆地把车子拖到村里。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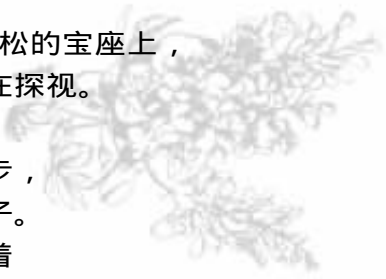
太阳把华丽的宝饰借给白雪，
可是，唉！这只是刹那的光华。
了阵迷雾降下，景色就凄惨地
罩上厚厚的守丧的黑纱。

只有一只小兔还感到生命的温暖，
蹲伏在柳根旁胆战心惊。
可是一群老鸦已经发出饥啼，
正在啄食着到嘴的猎品。

水沟和湖面都冻得结冰，
一直冰到黑黝黝的泥底。
有时听到一声迷途似的悲啼，
于是一只小鹿死在沉寂的森林里。

五

深沉的寂寥，石楠在你的门口



卷成一条红色的带子。
寂寞无人，还需要什么言语，
祝福你，你沉寂的大地。

○牺 牲

在居住在尼亚加拉河^①畔的
摩和克·印第安人那里，
他们每年用一个赎身的牺牲
献给尼亚加拉河的大神：

祈求安静的涡流
不要降给他们灾难，
他们每年从部族之中
选出最美丽的少女祭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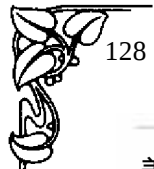
每逢祭献的日子临近，
他们就装饰一艘白船，
使它显得特别异样，
然后把它放在岸旁。

在满月的时候举行祭献，
美丽的少女和众人告别；
她对她的双亲，她的亲戚
说着无言的诀别。



① 美国北部河名。注入安大略湖。





美丽的人中之花，
桑夏达娜坐在卡鲁^①里，
坐在花果之间，
坐在恐熊^②的毛皮上。

她温和地架着小船，
离开她种族的河岸，
离开她童年的河岸，
驶向宽阔的大河的中央。

河流安静地流去，
桑夏达娜安静地等待。
在耀眼的月光之下，
她在河上一直地飘去。

是从水中传来的歌声？
是她伸展棕色的手臂？
是什么飞过了夜空？
是大神隐隐地出现？

桑夏达娜站在独木舟中，
安然不动地停住橹桨。
宽阔的河流变得迅急，

① 独木舟。

② 北美洲西部的一种有力的大熊 (Grizzly bear = Ursus horribilis)。



瀑布传来巨大的声响。

岩石、漩涡、泡沫、深渊、
轰隆之声向星空冲击，
桑夏达娜的牺牲的靈魂
向上方欢呼：“任务已经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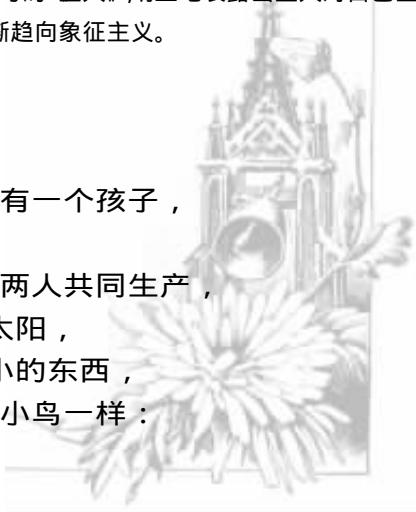


理查·戴麦尔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生于勃兰登堡的温第希·赫尔姆斯多夫，一九二〇年二月八日卒于汉堡近郊的布兰铿涅塞。他曾当过报纸编辑、火险公司秘书。一八九九年在一九〇二年在意大利、希腊、瑞士、荷兰、英国各地旅行，归国以后定居于汉堡附近，和他的妻子合编少年文学读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以志愿军的身份参战。他是印象派、自然派诗人。有许多诗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象他在一八九六年写的《工人》，明显地表露出工人对自己生活的不满情绪。不过，近来他却日渐趋向象征主义。

〇ⅠⅠ

我们有一张床，我们有一个孩子，
我的妻子！
我们也有工作，而且两人共同生产，
我们有雨、有风、有太阳，
我们只缺少一样微小的东西，
让我们自由自在，象小鸟一样：
只缺少时间。





要是星期日我们到田野里去散步，
我的孩子，
在一片辽阔的麦穗之上，
看到一群蓝色的燕子飞翔，
啊，我们也不缺少一点衣裳，
打扮得漂漂亮亮，象小鸟一样：
只缺少时间。

只缺少时间！我们嗅到暴风雨的气息，
我们人民。

我们只要等待极短的时刻；
我们真不缺少什么，我的妻子，我的孩子，
除了一切我们亲手创造的财富，
让我们那样大胆，象小鸟一样。
只要给我们时间！

○收获歌

金黄色的禾把复满大地，
一直到世界的边缘，辽阔无际。

磨吧，磨子，磨吧！

在辽阔的大地上风声静止，
在地平线上有许多磨子。

磨吧，磨子，磨吧！

暗沉沉的夕阳来到，

许多穷人为了面包喊叫。

磨吧 ,磨子 ,磨吧 !

黑夜的怀抱里酝酿着风暴 ,
明天就听到工作开始的信号。

磨吧 ,磨子 ,磨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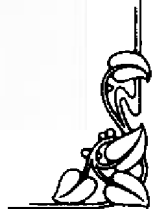
风暴会把田野扫荡得干干净净 ,
再听不到叫喊饥饿的声音。

磨吧 ,磨子 ,磨吧 !

〇静静的城市

在山谷里有一座城市 ,
一个灰色的白天过去了 ;
没有多时 ,
星月都告消隐 ,
天空只是一片黑夜。
浓雾从四周的山头
卷入这座城市 ;
在迷雾之中看不到
屋顶、家院 ,没有声响 ,
也看不到塔尖和桥梁。

可是当旅人感到恐怖的时候 ,
从谷底透出一点灯光 ;
透过迷茫的烟雾 ,



听到孩子们的歌声，
他们开始喝起赞美歌。

○夜夜

当原野阴暗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眼睛更加明朗；
已经有一颗星辰在闪闪放光，
蟋蟀更加急促地鸣唱。

每一种声音顿觉意味深长，
素所熟悉的声音也顿觉珍奇，
森林后方的天色越来越淡，
每一棵树梢却显得更加清晰。
你只顾步行，未曾留意，
不知道已有千万重的光
从黑暗中逃了出来，
突然间你觉得不胜惊惶。

赫尔曼·赫塞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日生于斯瓦比亚的卡尔坞。他是一位牧师的儿子。十四岁时入神学校就读。后来不惯于神学校的生活，去学修钟表，并且当过书店店员。这时对于文学发生强烈的爱好。一九〇四年完成小说《彼得·卡门亲德》，一跃而为全德知名的作家。一九〇七年移居于菩登湖畔的小村加因霍芬，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一一年游历印度，翌年回国，移居于瑞士伯尔尼郊外。一九一九年又迁至瑞士南方洛迦诺的近郊蒙塔乌拉。一九二三年

取得瑞士国籍。一九三六年获凯勒奖金。一九四六年获诺贝尔奖金和歌德奖金。一九四七年伯尔尼大学授予名誉哲学博士的头衔。他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和诗人。创作极为丰富。他对于中国文化也颇有研究和心得。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因脑溢血逝世于瑞士洛迦诺湖畔的蒙塔乌拉，享寿八十五岁。

○春

在幽暗的穴中，
我长期坠入梦乡，
梦见你的树木和碧天，
你的香气和小鸟的歌唱。
现在你已完全出现，
一片辉煌灿烂，
我面前光辉四溢，
好象是奇迹一般。

你又认清我，
你温柔地引诱我，
在你的天福之前，
我全身似有电流通过。

○清晨

泛着银色的露珠，
田野沉默而休憩，
一个猎人举起雕弓，



林中响了一声,一只云雀飞起。

林中响了一声,第二只云雀
飞上去,又坠落下来。
一个猎人拾起猎物,
白昼向世界上走来。

○白云

瞧,她们又在
蔚蓝的天空里飘荡,
仿佛是被遗忘了的
美妙的歌调一样!

只有在风尘之中
跋涉过长途的旅程、
懂得漂泊者的甘苦的人
才能了解她们。

我爱那白色的浮云,
我爱太阳、风和海,
因为她们是无家可归者的
姊妹和使者。

○他爱在黑暗中漫行

他爱在黑暗中温行,黝黑的树荫,

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

可是在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
渴慕光明！渴慕光明！使他痛苦非常。

他不知道，在他的头上，碧空朗朗，
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

○依丽莎白

就象一朵白云
在天空里流连，
依丽莎白，你就是
那样洁白、美丽而悠远。

白云在徘徊飘游，
你对她毫不关心，
可是在黑夜之中，
她却进入你的梦境。

她飘游着，发出银光，
使你以后难以安静，
总要想着那朵白云，
勾起甘美的思乡之情。



○梦

我老是做着这同样的梦：

一棵栗树，满树花红，
一座开满夏季花卉的花园，
一座古老的屋子狐立在园前。

就在静静的花园的地方，
我的母亲曾经将我抚养；
也许——日子已经太长——
花园、屋子、树木早换沧桑。

也许现在变成一片草地，
出现了钉耙和锄犁，
而树木、故乡和园林，
只剩下我的梦影。

○雾 中

在雾中散步，真正奇妙！
一木一石都很孤独，
没有一株树看到别株树，
每一株都很孤独。
当我的生活还很明朗的时候，
我在世间有无数的友人；
如今，大雾弥漫，



我再也看不到一人。

的确，不知道黑暗的人，
不能称为贤智的人，
黑暗轻轻地把他和一切世人
隔开，使他无法逃遁。

在雾中散步，真正奇妙！
人生十分孤独。
没有一个人看出别人，
每一个都很孤独。

○吹 笛

在夜间，透过丛林和树木，
一间屋子露出照着红光的窗子，
那儿，在看不清的房间里，
有一位吹笛人站着吹笛。

这是一支很熟悉的老歌，
在夜间吹得十分婉转感人，
好象是你已回到了故乡，
好象是你已结束了一切旅程。

世界的神秘的意义，
在他的吹气里表现出来，
使人的心乐愿放弃一切，



所有的时代都变成现在。

○回 忆

谁要是想着将来，
就有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就会使他辛勤努力，
却不让他休息。

至高无上的是：
在永恒的“现在”中生存。
可是这种恩惠
只赐给了孩子和神。

“过去”对于我们诗人，
你就是营养和安慰。
诗人的天职
就是消弭和守卫。

萎谢的重新开花，
古老的发出还童的笑声；
虔诚的回忆畏敬地
对诗人保持忠诚。

深深地沉思着
往昔和儿童时代，
想念我们的母亲，

这就是我们的圣职。

194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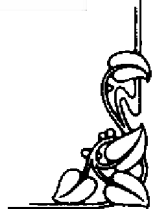
○迎接和平

——为巴塞尔电台庆祝休战而作

从憎恨的梦和屠戮的醉意中
惊醒 经历过战争的霹雳
和残杀和喧嚣还感到耳聋眼花，
习惯了一切的恐怖，
现在 疲倦的战士们
放下他们的武器，
放下他们的可怕的日常工作。
“和平！”这个声音
好象来自神话之境 来自儿童的梦中。
“和平！”人们的心
还不敢欢跃 反觉得泪珠难忍。

我们可怜的人类，
可能成为善人 可能成为恶人，
或为动物 或为神明！今天
苦痛和羞辱是怎样压倒了我们！

可是我们希望。在胸中
怀着热烈的预感，
爱的奇迹的预感。



弟兄们！我们有了归路，
回到精神和爱那儿去的归路，
一切失去的乐园，
也开了大门迎着我们。

要求吧！希望吧！爱吧！
世界又重新属于我们。

1945 年



反法西斯主义战士布莱希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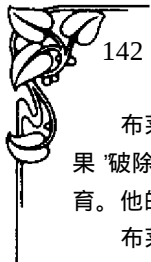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书

一八九八年二月十日,德国戏剧家、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诞生于巴伐利亚州奥格斯堡一个小康之家。一九一七年他从奥格斯堡高中毕业,随即考入距家乡五十多公里的慕尼黑大学攻读哲学,后改修医科。这时,他边学习,边参加德国工人运动。不久被征召入伍,随野战医院上前线护理伤员。他在而立之年同演员海伦娜·韦格尔结为伉俪。一九三二年,希特勒攫取了德国政权。布莱希特因为反对希特勒纳粹政权而被迫流亡国外。在长达十六年的流亡生涯中,他一直坚持反对法西斯的正义立场。他先去巴黎,后来“挈妇将雏”,居住在丹麦斯文堡附近的一间农舍里,一住几年。因为德军入侵丹麦,他不得不先后移居瑞士和芬兰,后在美国避难六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他经由瑞士苏黎世返回东德,居住在柏林。一九四九年,他创办柏林剧团,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同时继续从事诗歌创作。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无情的病魔夺走了这位反法西斯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戏剧家和诗人的生命。

远在中学求学时代,即从一九一四年开始,布莱希特的诗歌、小说、小品、戏剧和文论就在众多报刊上连续发表。这些才华横溢的早期作品,充分显露出作者非凡的艺术天赋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因此,他在二十四岁时就获得德国最崇高的文学奖——克莱斯特奖。

到五十年代,布莱希特已是德国杰出的享有世界盛誉的“戏剧诗人”和“艺术巨匠”。他不仅以其八斗之才,把他的独树一帜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原则成功地运用于戏剧创作和演出,而且写下了许多戏剧化的诗篇。他象写诗一样写戏剧,象写戏剧一样写诗。他的戏剧的台词是诗一般的语言,他的诗又具有戏剧性的情节。可谓戏中有诗,诗有中戏。因此德国评论家维兰德·赫茨费尔德曾这样推崇他:“这位戏剧家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连他的诗也应当当作剧中人的台词来理解。”布莱希特以他卓然超群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德国和世界的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布莱希特重视戏剧的教育作用,不懈地探索“宣传、理论”,主张以“间离效果”破除舞台上的“生活幻觉”,促使观众冷静而理智地分析、判断,从而受到教育。他的《戏剧小工具篇》等论著,便是这一独特理论的璀璨结晶。

布莱希特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与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的政治讽刺诗;一类是在传统民歌、民谣基础上创作的严格押韵,便于谱曲咏唱的叙事谣曲;一类是韵律不规则或无韵的灵活多变的自由体诗歌。他的诗都有人物,有形象性的结构和戏剧性的情节,有变换迅速的意境。意境迷离而怪诞,神奇而具体,语言精犷尖刻、内涵深邃,富于幽默感,且简练准确、生动明快、富于表情。因此他的诗,特别是诗人所偏爱的别开生面的所谓“角色抒情诗”对德国诗坛和国际诗坛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主要诗集有《家训》(1926)、《诗与歌》(1934)、《斯文堡诗集》(1939)和《诗百首》(1955)。

《家训》和《诗与歌》是布莱希特早期诗歌的总结和荟萃。对资本主义世界虚假伪善的道德的深恶痛绝贯穿着这两本诗集。诗人以锐利的目光入木三分地解剖出:一切官方的道德、一切市侩生活的所谓“准则”,乃至上帝的圣训以及大慈大悲的善行,都只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残暴的本质、贪婪无厌的欲望和损人利己的丑行。在诗人心目中,资产阶级的“人”不仅不善良,而且是不道德的,罪恶的现实亦即人吃人的社会不可能造就具有崇高道德情操的完善的人。因而他的诗中的主人公不乏罪犯、荡子、杀人犯、海盗、小偷和妓女等非道德论者。这些人放荡不羁玩世不恭,但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资产者和宣扬禁欲主义的神甫们相比,他们的生活与愿望显得倒还自然些,合理些。正是这种关于人的道德的本质的思考,把诗人引导到社会批判的主题上。从这两本诗集中选择的最能充分表现这一主题思想和创作风格的作品有《海盗燕妮》、《颠世之道》、《死兵的传说》、《热恋中的猪》等许多名篇。

○为格林树晨祷

格林,我不得不请您饶恕我的罪孽,
昨夜风暴是那样猖獗,我目不交睫,

引颈向外张望 ,发现您在颠簸摇曳——
象只猴酩酊大醉——我这样描写。

二

今天桔黄色的阳光照着您裸露的枝桠 ,
格林 ,您照常耸耸肩膀 ,洒下几点泪花。
人们不知您有多么华贵雍容 ,
您为生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兀鹰也对您表示 “关心 ”;
而我却深知 :正是因为您顽强坚忍 ,
今天早晨您才依旧昂首挺胸。

三

我深感 您的浴日之功 ,
在贫民窟里这决非无足轻重。
正因为您的声望与日俱增 ,
昨夜暴风雨才对您这般无情。

○忆玛丽

—

九月的艳阳挂在蓝色的天空 ,
年轻的李树下一片寂静。
我挽留她 ,那无声而苍白的爱情 ,
在我怀里 ,象一场迷人的美梦。
在我头上 ,在艳丽的夏空 ,
有一朵我久久恋视的浮云。
她非常白 ,高得惊人 ,



当我仰望时 ,她已渺无踪影。

二

从那天起 ,已过数月 ,
她静静地游荡飘逸 ;
而那些李树似乎已被伐绝。
你问我 :爱情是怎样的 ?
我这样回答你 我不能回忆 ,
不过 ,你的确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的脸 ,我真的想不起 ,
我只知道 ,吻过它的只有我。

三

就连这一吻 ,我似乎也早已忘却——
如果不是这朵云依然存在。
现在和将来我都永远知道 ,
云很白 ,由九霄飘来。
李树依然粗壮 ,鲜花盛开 ,
也许那女人现在有了第七个小孩。
那云霞虽艳丽 ,却只展现几分钟倩姿 ,
当我仰望时 ,她已在风中消逝。

○冒险家的叙事诗

—

格劳同·罗贝尔被太阳晒得起了病
又被雨咬得粉碎 ,乱发蓬松 ,
他忘了他的整个青春 ,只没忘记青春的梦

摸那屋顶 ,永远够不着它上面的天空。

二

啊 ,你们从天堂和地狱中驱赶出来 ,
你们这些杀人犯遭遇了许多不幸。
为什么你们不呆在母亲的柔怀 ?
那里宁谧 ,可以睡觉和藏身。



三

即便母亲已经忘记了他 ,
他还要在苦艾酒海中寻找。
狞笑、咒骂之际 ,并非没有泪花 ,
那是故土 ,在家总比流亡要好。

四

闲逛地狱 ,穿过天堂 ,
沉寂中全是狞笑而罪恶的面孔。
他偶然梦见一小块草场 ,
上接蓝天 ,余下便是虚空。

○城市之歌

地下是污浊横流的阴沟 ,
内部空空荡荡 ,上面布满烟云。
我们活在其中 ,无一享受 ,
我们快快逝去 ,它也慢慢消泯。



○在江河湖海中游泳

—

炎夏,如果只有在乔木林中,
才是飒飒作响的凉风,
人们就只好效法狗鱼的习性,
钻进江湖河海爽身。
躯体轻轻地在水里荡漾,
手臂伸出水面戏耍;
健忘、轻浮的夏风把它摇晃,
误以为它是棕色树的枝桠。

二

上苍请求中午阒然静谧,
燕子飞来时,人们双眸紧闭。
烂泥温暖,如果有清凉的气泡升起,
便知人体之间有鱼儿游戏。
我的躯体,大腿和悠闲的膀臂,
都静静地躺在水里,全然是个整体。
当凉飕飕的鱼游经我的身边,
我意识到,是阳光抚着池塘的涟漪。

三

黄昏,久久躺卧的人们,
非常懒怠,四肢难受;
不得不毫无顾忌地“噤啦”一声,
将身子投进湍急的水流。

人们最好是坚持到夜幕降临，
因为紧接着，那惟利是图的天宇，
将凶狠贪婪地笼罩河流与丛林，
笼罩着对它们有所裨益的一切。

四

人们安逸地仰卧——
听任自然，推动着身子，
不必张腿挥臂，
简直就是一块岩石。
人们势必遥望碧蓝的天空，
就象一个女人托着一个男人，
无需手舞足蹈——象爱神，
如果夜晚还在爱神的河里游泳。

○在树林中攀缘

——
如果你们傍晚从你们的水里钻出，
你们必然是一丝不挂，皮肤柔嫩，
当微风吹来时，你们攀上粗壮的树，
那上面定然是苍白的天空。
你们挑选吧，挑那傍晚发黑、
枝梢悠悠摇晃的大树！
你们等着吧，在树叶里等候夜的到来！
额前飞舞的是梦魇和蝙蝠。



二

树丛中那小小的锋利的硬叶，
在你们背上划出一道道血痕，
你们必然把背紧贴着树枝蠕动。
一个大个子爬进树杈，微微呻吟。
真是美极了，在这棵树上摇一摇！
然而你们可别曲膝乱划——
要佯装是这棵树的枝梢：
百年以来的夜晚，是树摇着他。
马策帕的叙事诗

○马策帕的叙事诗

一

用他自己的绳索套他自己的马匹，
他们把他和他的马背靠背捆绑。
马儿撒野嘶叫，踏着故乡的土地，
疾弛如飞冲进黑洞洞的夜雾。

二

他们这样捆绑，缰绳无谓地时松时紧，
使马儿剧烈疼痛而颤抖；
他却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仰视天空，
天越来越黑，越来越宽，越来越遥远。

三

老马驮着他来到一群歹徒当中，
他盲目、绝望，象淑女一样驯服温柔。

他越是惧怕，就越是勒紧缰绳，
绳索深深陷进老马发紫的皮内。

四

却也奇怪，在这虚幻的夜空，
挤满陌生的鸟群：它们展翅，
黑压压地起落，是乌鸦和苍鹰，
从空中追捕这气喘吁吁的骑士。

五

驮了他三天，这肉做的奴仆，
垂头嘶叫在永恒的起跑线上。
那里的天空时而晴朗，时而阴郁，
变得越来越无限宽广。

六

三天，一天比一天急促而匆忙，
三天，每天的路程总是那么漫长；
那里的天空，时而阴郁，时而明朗，
变得越来越无限宽广。

七

三天，他天天想自己走向坟地，
他不能在草原和天空之间翱翔。
鸟儿们盼着这具新鲜的尸体，
它们在暗中期待着他的死亡。

八

三天，直到他的绳子开始反抗，
发青的天际，褐色的草地；



啊,它们不停地向他的头顶俯冲,
鸦和鹰已团团围住这具新鲜的尸体。

九

他大声喊叫,它们吆喝随和,
他快马加鞭,它们穷追不止;
掩蔽了太阳,荫翳着星光;
它们追捕着这位气喘吁吁的骑士。

十

三天之后,一切都还原复旧:
地不再喧哗,天重又宁静;
有人跨马出门,沉默而宽厚,
骑自己的马,逛自己的地,
它们偏要干涉——老天爷和鹰群!

十一

三天,马不停蹄,日夜兼程;
直到完全衰老,恍惚迷离。
当他找到一个赖以栖身的窟窿,
他累死了,开始永恒地休息。

○自我拯救者的叙事诗

他们吸着烟,还坐在海滨
那绿色的灌木丛中,
顿时,他们的天空
变得苍白而阴沉。

二

他们借白兰地
冲凉了他们的心？
面对夜间的黑幕
他们忧心忡忡。

三

他们边喝，边笑？
笑声如腾飞的烟云。
骤然间，癫癫疯疯，
红色的月华映着树丛。

四

天空仍然是那样苍白？
然而人世却变幻莫测！
他们的白昼已经消逝，
而他们依旧坐在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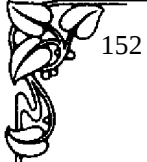
五

他们的笑声还一声未息？
“在自救吗，这个男人？”
这时从陈腐森林吹来
一股拂扫他们的凄风。

六

这是一股绝望的风，
世界已经厌恶这些人！
沙滩上昏暗的黑夜
在默默地离弃他们。





○话辛劳

—
人们吸烟、酗酒、淫荡、荒诞，
睡觉时，狞笑地盯着一张裸露的脸；
我亲爱的，时间的车轮太缓慢！
人们吸烟，熙来攘往……在写诗篇。

二
淫荡与贫穷是我们的誓约，
纵欲常常使我们的生活甜美。
人在上帝的阳光下作什么恶，
就在上帝的地狱中受什么罪。

三
这种精神观念把肉欲推向淫乱，
自它把这毛茸茸的手摊展开来，
火热的太阳再也透不过
那羊皮纸做的皮肤。

四
热带的小岛让他们枝繁叶茂，
早晨和脱下浓妆时你们多么漂亮！
那幻想的白色的幽会小室
是一间漏雨的木板房。

五
我们该到哪垵去勾引情伴？

用紫貂肉？啊，杜松子酒更迷人！
混和的利口酒散发出浓郁的紫丁香，
里面泡一只溺死的苦苍蝇。

六

人们狂饮，乃至拿香水当酒，
把黑咖啡掺进烧酒壶。
这一切都不及玛利亚刺激，
我们用雪揉搓可爱的肌肤！

七

把含桔子汁味的苦酒镇入冰池，
卖弄诗情般的温柔与妖艳；
眼里映着以来人的柏油般的青丝，
啊，十足的鸦片！

八

在被风吹破的南京纸裱糊的茅舍里，
啊，是你，人间的苦乐精神：
如果月亮，那温驯的玉兔
无声地坠落，从冰冷的天空！

九

啊，那被奸污而妊娠的圣果！
兄弟，你看什么？全都来欢迎？
人们用樱桃酒为他的葬礼庆贺，
点亮用薄纸裱糊的小灯笼。

十

清晨醒来，一声狞笑



在牙齿间的烟雾中萦回；
也常感觉到，苦涩的桔汁味
在舌头上与呵欠相随。

○田野上的百合花

—

房子里朦朦胧胧暗淡无光，
雅可布杀死了他的父亲和母亲，
他把老两口的尸体锁进洗涤箱，
空荡荡的家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人。

二

天空中飘荡着片片浮云，
房周围吹拂着阵阵夏风。
他孤零零地坐在房中，
七天前，他还是个儿童。

三

今晚一切如同往昔，
日月时轮照常运行；
雅可布却在他父母家里，
茫然等着未卜的吉凶。

四

甜食、黄油、冷饮和奶酪
奶场女工照常送上门。
雅可布却把吃剩的统统倒掉，
因为他家不再需要这多份。

五

邮递员的脚步象往常一样沉重，
黄昏时走进雅可布家门，
噼噼啪啪将报纸投入报筒；
这不读报的雅可布却一声不吭。

六

满屋子恶臭不堪嗅闻，
雅可布因此瘟病上身，
他啼哭哀号爬出房门，
从此在阳台上露宿餐风。

七

那个每天来的送报人嚷叫：
是什么气味？一股腥臭！
昏暗中雅可布随口答道：
是洗涤箱里堆的脏衣裳发臭。

八

那个每天来的送奶女工嚷嚷：
什么味？只有死尸才会有这腥臭！
昏暗中雅可布信口雌黄：
是橱柜里腐烂的牛肉。

九

他们打开柜子一齐惊问，
问他为啥杀死双亲。
雅可布他站在朦胧中
喁喁低语：我也不知情。



十

而那送奶女工每天必问：
那孩子，晚上或早晨，
是否去看那座坟茔——
瞻仰他的可怜的父母亲？

○鱼的先生

—

啊，他来不定时，
去也匆匆，象月亮一样；
为他备一席淡饭，
易行而便当。

二

他来了，穿过深沉的夜幕，
他来了，夹在他们当中。
他极少求乞，常助人为乐，
与人相交，平易近人。

三

他走了，大家都习以为常，
他来了，他们却反以为怪。
他却常来常往，象月亮一样，
他每次到来，都精神愉快。

四

同人们一样坐着闲叙：



谈男人远游 ,女人干什么活计 ,
网值多少钱 ,捕捞多少鱼 ;
而减税 ,是首要的话题。

五

记住他们的姓名 ,
他没这个特长 ;
对他们的日常活动 ,
他却了如指掌。

六

他同人们拉起家常 ,
他们也问他 :你的那口…… ?
你莞尔一笑 ,环顾四方 ,
踌躇地说 :我还没有……

七

他们之间有了交往——
通过相互交谈。
他来 ,绝无奢望 ,
也不白吃一顿便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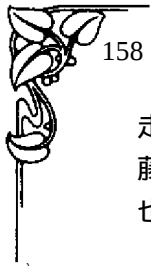
八

总有一天会有人问他 :
你是谁 ,是谁引你到这里 ?
你会闻声起立 ,因为他感到 :
人们的情绪不同往昔。

九

他将彬彬有礼 ,无一求乞 ,





走出门来：一个获释的仆人。
藤椅上不见他的一丝印迹，
也没留下哪怕最朦胧的阴影。

十

其实，他更乐意让座，
把他的位置让给别人，
他非但不阻止任何人演说，
而且愿洗耳恭听。

○洗衣女的贞操

—

这兴许不是真的，
记得妈妈对我讲起：
只要你一次被玷污，
你就再也洗不净这永久的污渍。
这话不适合亚麻布，
于我也不相宜；
马上便可去污还原——
用流淌的河水冲洗。

二

十一岁那年我罪过不轻，
象一个一文不值的女人。
十四岁我才寡欲清心，
洗刷我那有污渍的灵魂。
那块失色变灰的亚麻布，



我把它浸入水波；
它躺在篮子里象处女般纯朴，
似乎从来没被玷污过。

三

我失足跌了一跤；
后又结识了一个男人。
我的臭气直冲九霄，
活象个猩红色的巴比伦^①。
河中的亚麻布快活喜悦，
在轻微的旋涡中抖动；
变得柔软洁白，
沉湎于波浪的亲吻。

四

与第一个情侣拥抱，
是我紧紧地搂着他；
我朦胧地感到：从我的胸怀，
性的本能绽出了鲜花。
就这样亚麻布被玷污了，
当然也玷污了我。
河水流淌，匆匆远离；
污垢呐喊：这里！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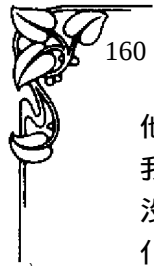
五

混沌的一年已经开始，
有另一些人来到这角落。



① 巴比伦 这里指水性杨花的贱妇。





他们给我一个丑恶的名字：
我变成了一个贱货。
没有女人靠节省和禁食
仆养生息。
即使亚麻布放在箱子里，
也会在箱中变成灰色。

六

那是在另一年，
这里又来了另外一个人；
我看到，一切异于从前，
我也变得新鲜柔嫩。
亚麻布浸在河里摆涤——
有太阳、氯气和清风。
它变得同从前一样新鲜美丽，
于是人们又要它，用它馈赠。

七

我知道我还可能门庭若市，
直到最后车马冷落——
只有当亚麻布永远报废了，
它才耗尽了自我。
它变得干枯焦脆，
河水也不能使它复妍。
波浪把它冲成碎片，
它就这样告别人间。



马哈戈尼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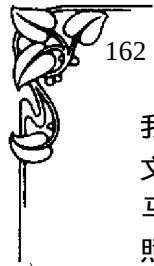
○第一首

—
到马哈戈尼去！
那里空气清新而凉爽，
有马戏和妓女，
威士忌和赌场。
马哈戈尼的美丽温柔的月亮，
照着我们吧！
因为我们的衬衫里今天有现钞，
能换得你那张笨嘴大颌哈哈一笑。

二
到马哈戈尼去！
那里东风拂柳，
肉沙拉新鲜，
且无人管束。
马哈戈尼的美丽温柔的月亮，
照着我们吧！
因为我们的衬衫里今天有现钞，
能换得你那张笨嘴大颌哈哈一笑。

三
到马哈戈尼去，
船就要拔锚起程。





我们在那里，
文明将得到复兴。
马哈戈尼的美丽温柔的月亮，
照着我们吧！
因为我们的口袋里今天有现钞，
能换得你那张笨嘴大颌哈哈一笑。

马哈戈尼之歌

○第三首

在一个灰蒙蒙的上午，
在威士忌里，
上帝来到马哈戈尼；
上帝来到马哈戈尼，
在威士忌里，
我们发现上帝在马哈戈尼。

—

难道你们象海棉吸水一样酗酒，
年复一年吞食着我的小麦吗？
没有人指望我来：
如果我现在来，一切都烧熟了吗？
马哈戈尼的男人相信自己，
是的，马哈戈尼的男人说的。
在一个灰蒙蒙的上午，
在威士忌里，
上帝来到马哈戈尼；

上帝来到马哈戈尼，
在威士忌里，
我们发现上帝在马哈戈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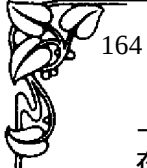
二

星期五晚上你们嘻笑吗？
我远远地看见玛丽·威曼
象一条呆板的哑鱼在盐池中游动，
她将不再是干巴巴的，我的先生们。
马哈戈尼的男人相信自己。
是的，马哈戈尼的男人说的。
在一个灰蒙蒙的上午，
在威士忌里，
上帝来到马哈戈尼；
上帝来到马哈戈尼，
在威士忌里，
我们发现上帝在马哈戈尼。

三

你们认识这些子弹壳吗？
你们射击我们最好的传教士吗？
或许我该同你们一道住在天堂里，
看你们的这般酒鬼的灰色头发？
马哈戈尼的男人相信自己，
是的，马哈戈尼的男人说的。
在一个灰蒙蒙的上午，
在威士忌里，
上帝来到马哈戈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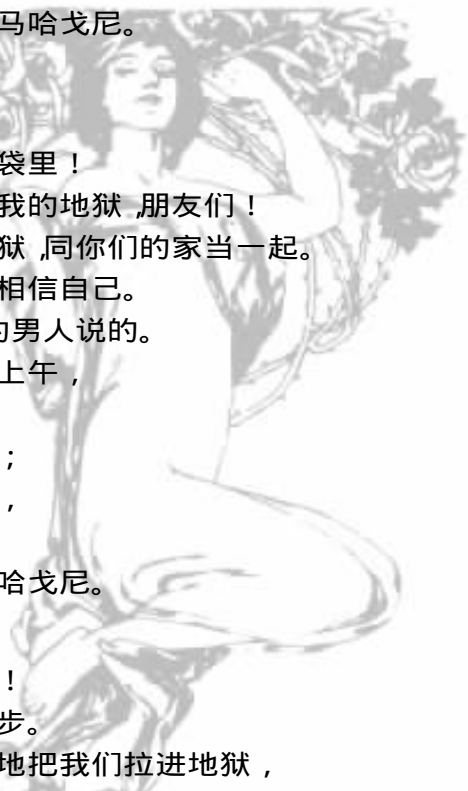




上帝来到马哈戈尼，
在威士忌里，
我们发现上帝在马哈戈尼。

四

都走进地狱吧！
快把童贞装进这袋里！
带你们一道走进我的地狱，朋友们！
进入这黑色的地狱，同你们的家当一起。
马哈戈尼的男人相信自己。
是的，马哈戈尼的男人说的。
在一个灰蒙蒙的上午，
在威士忌里，
你来到马哈戈尼；
你来到马哈戈尼，
在威士忌里，
你开始吧！在马哈戈尼。



五

现在没有人向前！
每个人都拒绝移步。
你不能牵强附会地把我们拉进地狱，
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地狱中。
马哈戈尼的男人相信上帝，
不！马哈戈尼的男人说的。

○男人的秘密

一

谁都知道这个男人，他有姓有名，
他，在酒吧间鬼混，在大街上蹁跹。
你们看得见他的面容，听得见他的声音。
一个女人为他洗衬衫，一个女人为他梳头发。
打死他，这毫无遗憾，
如果他永远不再有头发和皮肤。
他既是作恶的凶犯，
同时也是行善的施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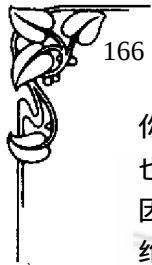
二

人们看出他颈上有牙咬的痕迹，
他胸口有破皮的伤疤。
泛白的伤口是她咬的，但她将毫不遮掩：
你这有皮肤的男人，她为那伤口备好了盐！
将伤口腌起，这没什么懊悔，
如果他哭，哦，就将他扔上粪堆。
如果他请求沉默，就杀死他，
当他快要告诉你，他是谁。

三

他的心底究竟有什么隐秘？
全都不知道——他的朋友、敌人、
保护神和他自己。
如果你们想哭，但他死了，你们决不会呻吟。





你们忘却他 这毫无悔恨。
也许是你完全受了蒙哄，
因为你们所认识的他，
绝不是他的行为的主人。

四

呵，他那沾泥的双手无知地将面包塞进牙关，
哭哀哀地把面包咬成碎片。
那些动物吓得脸色苍白——
被那奇特瞳孔中射出的光线。
你们向他微笑 给他友谊，
让他活着 解囊接济，
哦，他毫不领情 将你们离弃，
你们却不醒悟 你们还有什么收益！

五

你们，是你们将他扔进脏得发青的大海，
你们，是你们将他埋入黑洞洞的地球。
那装进口袋 飘进鱼腹的，你们哪知底细，
地下腐烂的比你们所掩埋的更多！
尽管往下埋吧，这并不是什么罪恶！
因为这莧草，他甚至没见过。
他踩碎它时，草并非为这公牛而生存，
这踩草者，也并非为此凶行而活着。

○醉女

—
当她喝醉了往下游荡，
从小溪向大河飘流；
天空闪烁着五彩缤纷的亮光，
似乎对这尸体不得不安抚问候。

二
海草和海藻缠住了她的肢体，
使她变得越来越沉重。
鱼凉飕飕地在她腿边游戏，
植物和动物干扰着她余下的行程。

三
傍晚天空挂起烟雾般的夜幕，
空中只有星光偶尔眨眼。
黎明时天又亮起来，对于她，
也还有清晨和黑夜。

四
当她的苍白的躯体在水中腐烂之后，
上帝渐渐地慢慢地把她忘记，
首先是她的脸，然后是手，最后才是头发，
末了变成鱼饵，沉于鱼食弥漫的水底。



○船

我远涉重洋 ,划破晶亮的波涛 ,
摇摇晃晃 ,脱开了重力 ,失去了目标 ,
与鲨鱼一道迂游 ,映着绯红的月色。
自从我的木板朽蚀 ,篷帆褴褛 ,
自从那岸上牵着我的纤绳更新以后 ,
那地平线离我更加遥远 ,也更加苍白。

自地平线变得苍白以来 ,那遥远的天际 ,
就让我与水结缘 ,永不分离。
我深感 ,我应当消亡。
自从我明白 ,我不用自卫 ,
自当沉沦海内。
将我交给水 ,我毫无怨恨与忧伤。

水汹涌而来 ,把这许多动物 ,
卷进我的舱内 ,它们和睦相处 ,
在这陌生的营垒里。
命运通过腐朽的天盖降临 ,
而它在任何角落都有自知之明 ,
鲨鱼乖乖地呆在我的舱里。

四个月之后 ,海藻飘浮进来 ,
我的舱板长了绿苔 ;
转眼间 ,我面目全非 ,

全身披上绿装 海风直袭我内脏。
我慢慢飘移 犯不着许多懊丧。
我与鲨鲸、月亮、植物苦苦相随。

海鸥、海藻借我落脚栖身。
我永远无罪 没营救它们，
如果我下沉 是我过载超重。
现已历时八个月，
水淌进淌出 我的脸更加苍白，
而我请求 我当了结余生。

陌生的渔民 他们供述：
看见有东西徐徐靠近 模模糊糊，
是一排木筏 还是一座小小的岛屿？
海鸥的粪便闪烁晶莹。
满载着海藻、水、月亮和图腾。
它们哑然一齐扑向惨白的天宇。

○受骗的少女

当我衰老时 魔鬼引我出来
踏进一污浊发黑的池塘
它给我看那些残余的泡水的尸骸
使得我的良心深感恐慌。

二

它们在混浊不堪的天空游荡



懒散而疲惫地游进地府
 纠在一起,象海藻结成的罗网
 那儿的费用统统要由我支付。

三

我心中的激情如此热烈
 源于这些发烂肿胀的尸首
 它们逃避那昏暗的黑夜
 和我一起享受了这桔黄色的白昼。

四

一顿美餐,他们饱了肚腹
 出于懒怠,将我推进折磨良知的深渊
 污染我的地,熏浊我的天
 留给我一具败尸,并非酒宴。

○可怜的布莱希特

我,布莱希特来自黑色森林,
 当我还沉睡在母腹之中
 妈妈就带我来到这奥格斯堡城。
 森林的严寒留在我心底,直至临终。

二

我的家就在这柏油城里,
 起初,我靠圣餐度日糊口,
 外加报纸、香烟和白兰地,
 末了便是蔑视、懒惰和满足。

三

我与这些人友好相处，
头戴上浆帽是投他们喜爱。
我说：他们全是些有特殊气味的动物。
我说：这无关紧要，我也不例外。

四

上午，来了几个女人，
我坐上我的空间的摇椅，在她们当中，
若无其事地张望，告诫她们：
我这里有个你们不能信任的人。

五

傍晚邀集几个男人，
谈论“绅士”。他们把脚跷上写字台。
他们说：我们将有美好光景。
我却没问：何时来。

六

拂晓，蒙蒙亮，在圣诞树枝头，
有寄生虫撒尿，鸟儿喧嚷。
这时辰我在城内饮我的酒，
丢掉烟蒂，忧心忡忡进入梦乡。

七

我们已是卑微的一代，
坐在这坚不可摧的房子里面；



于是我们筑起满哈坦岛^①的长茧
和薄薄的触角,为大西洋消遣。

八

城市收留下过路的风！
住宅使离去的食客感到欢娱。
我们知道：我们是先行，
而那些后来者：不屑称述。

九

在未来的地震中，但愿
不因痛苦扼杀我的童贞。
我，布莱希特早年是母腹
将我从黑森林带进这柏油城。

○海盗燕妮

—

我的先生们，今天你们看见我洗酒杯，
我给每个人铺床叠被。
你们赏给我一个便士，我连忙道谢。
你们看见我的破衣衫和这破旅社，
你们不知道，在和谁交谈。
但是，一天晚上港口一阵叫喊，
人们问：这是谁在喊叫？
人们将要看见我洗着酒杯微笑。

① 满哈坦，美国纽约哈得孙河上的岛名，为纽约城之主要部分。

人们说 她为什么发笑？
一条八帆大船，
载着五十门重炮，
将在这码头停靠。

二

人们说 孩子 快擦你的杯子！
随手递给我 一个便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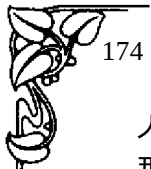
收下便士 拾好床铺。

〔今夜谁也休想睡这床上〕
他们还不知道 我是什么人。
因为 今晚在港口将有一片喧声。
人们问 这是一种什么喧声？
人们将要看见我站在窗后边，
人们说 她为什么笑得这样凶？
那条八帆大船，
载着五十门重炮，
将向此城开炮。

三

我的先生们 那时你们将要敛起笑容，
因为墙垣要倾崩，
这城池将会毁灭，
只有一家破旅社没受侵袭。
人们问 有哪位特殊人物住在这里面？
这晚 旅社四周将有一片吵闹。
人们问 为什么这旅社没受骚扰？
人们将要看见我清晨步出店门。





人们说 她住在这店中？

那条八帆大船，
载着五十门重炮，
桅杆上战旗飘飘。

四

约莫中午 将有百人上岸，
他们在荫翳中行动，
挨门挨户见人就绑捆，
用链子锁住送交我审问。
他们问 我们该杀什么人？
这天正午 港口将一片寂静。
如果人们问 谁当处死刑？
他们将要听我下令 统统杀掉！
当人头滚滚落地 我大声叫好！
那条八帆大船，
载着五十门大炮，
将和我一起消失。

○顺世之道

—

我不扶正义，也无胆识。
他们今天让我察看他们的世界，
我看到的只有那血淋淋的手指。
而我又连忙说 我喜爱这世界。

二

头上的警棍 眼前的人世沧桑，
我从早到晚肃立而视。
看到屠夫派上了用场，
于是问道：你高兴吗？我说：高兴！

三

从这个小时起我对一切都说：高兴。
与其当死囚，不如苟且偷生。
只图不陷魔爪而受控制，
人们不能顺从的我顺从。

四

我看到容克地主将粮食高利放出，
面颊凹陷的人民在他面前把帽子拉齐鼻梁。
我大声疾呼，被寻求真理的人团团围住：
虽略微昂贵，但质地优良。

五

有产者扬言：
三者只能顾其一人。
我告诉无产者：你们必须乞求他们恩典，
尽管本人对经济一窍不通。

六

看吧，他们的军队在策划强盗战争！
人们由于胆怯而让战争践踏世界。
我离开人行道呐喊，这是灾难的象征：
脱帽！长官是技术的天才！



七

人民代表,他们保护饥饿的选民,
还是通过他们为好。
我称他们是出色的演说家,说他们
不是撒谎骗人,而是迷了心窍。

八

看大员们腐败发臭,
他们开动一个巨大的粪水车,
却只给苦力最微薄的报酬,
希图改善,我替他们说情。

九

这事与警察毫不相干,
我将手帕递给警察和法官先生,
擦掉他们手上的鲜血,
让他们看到,我对他们也还忠心。

十

那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官,
把血淋淋的鞋藏在案台下。
我虽想,但因不可以,我也不去冲撞,
如果我心中无数,我便不盲目行动。

十一

我说:人们不可用金钱贿赂这些老爷!
而且根本没时间
来尊重法规和奢谈权利!
我问:这难道不是清正廉洁?

十二

我见几个粗野男子 ,离我仅三步之遥。
在狠揍妇人 ,老者和儿童。
我还看见 :他们有硬棍和皮条 ,
我这才知道 ,这不是些野蛮人。

十三

警察 ,是他们在同贫困拼搏 ,
为我们不被贫困吞噬窒息 ;
如果他们保护我不受强盗劫掠 ,
为了他们 ,我愿献出仅有的衬衣。

十四

从此以后我发誓决不狡诈 ,
我希望你们严密监视我。
如果现在要我表明拥护某人的话 ,
但是报上登的那个最坏的家伙。

十五

报人笔者受人指使 ,用死者的鲜血
混淆视听 ,根本没有凶手。
我递给你们这新版的报纸 ,
我说 ,他们的文风高尚 ,值得你们一读。

十六

诗人给我们读他的“魔山” ,
为了钱 ,他所说的娓娓动听 ;
否则 ,他便对真理的存在保持缄默。
我说 ,这人不是受了贿赂 ,而是双目失明。



十七

那个商人发誓央告顾客：
不是我的鱼腥臭，而是我！
如果不吃这腐烂的鱼，
那么，我暖暖它，也许鱼卖我。

十八

这个人满身疮疗，
他用偷来的钱买下一位姑娘。
我小心地向他握手道谢，
衷心感谢他收留这位女郎。

十九

这些医生抛弃患病的穷人，
如同钓鱼者扔掉小鱼。
我不可能不患病，
病了就躺到桌上任人摆布。

二十

工程师们所设计的流水作业线
夺走了工人们的生命力。
我赞美，这来自技术上的凯旋。
我盈泪激赏，这精神的胜利。

二十一

我看见教师，这些可怜的吹鼓手，
他们按照自己的模式教育儿童。
他们因此而从国家那里得到报酬，
否则就得挨饿，除了我，没人咒骂他们！

二十二

我看到那些十四岁的儿童，
身高象六岁，说话象老头。
我说，是这样，然而这是个哑谜。
为什么这样？我说，我不清楚。

二十三

那些教授用漂亮的言词做戏，
为他们的顾主的行为辩解，
不谈谋杀而谈经济萧条：
他们不比我想象的更坏。

二十四

科学使我们的知识不断增长，
然而又是它使我们日益贫困。
人们象信仰使我们更加无知的宗教一样，
敬奉愚昧和迷信。

二十五

除此别无其他，神父就在我眼前。
他们用战争和残杀来珍惜
对上帝的仁爱 and 慈善的信念，
这信仰他们不应当忘记。

二十六

看吧，一个赞美上帝和高利贷者的人世！
听吧，饥饿者在呐喊：食物在哪里？
看吧，一只溜圆的手指在向上暗示，
于是我说：你们看，就在那里！



二十七

格奥尔格从前设计的那种鞍形头颅——
我听说——在人类突进的今天
要切断咽喉，
这主意得到了我的赞同。

二十八

我看见了那些凶手，看见了那些被害人，
我并非没有同情心，只是缺少勇气，
当我看见凶手挑选他们的死囚时，
我呐喊：我拥护！完全、彻底！

二十九

我看见他们来了，看见了屠杀者的队伍。
当我想吼一声：刀下留人！而这时，
因为我知道：站岗的士兵用手塞着耳朵。
我只听见我自己在朝他嘶叫：是！

三十

因为我不喜欢下贱和困苦，
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没有我的文艺。
我的顺从——我知道——
它属于你们这肮脏世界的垃圾。

○ 犹太妓女 玛丽·圣德斯的叙事谣曲

—

在纽伦堡他们定了一条法规，

有个女人因此哭泣 她
同一个野汉子同床过夜。

‘那厮住在市郊
将鼓猛敲，
神明在上 如果他们要追问，
八成是今宵。’

二

玛丽·圣德斯 你的情人头发太黑，
今天可别与昨日那样，
再去同他幽会。

‘那厮住在市郊
将鼓猛敲，
神明在上 如果他们要追问，
八成是今宵。’

三

母亲 给我这把钥匙，
一切并非那样糟糕，
月亮看来依然如故。

‘那厮住在市郊，
将鼓猛敲，
神明在上 如果他们要追问，
八成是今宵。’

四

一天清晨 约莫九点钟，
她穿过这座城市，
身着衬衫 剪了头发 颈上挂一块牌子，



街巷哗然 她，
横眉冷对。

“那厮住在市郊，
那个油漆工今晚演说，
神圣的上帝 如果他们有一只耳朵，
他们知道 如何拿我们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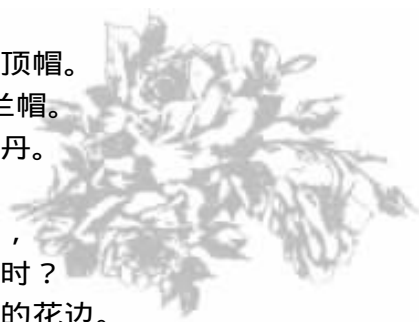
○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

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
从那古老的首都布拉格？
从布拉格她得到了这双高跟鞋，
一番问候 加上高跟鞋，
她得到了它们——从首都布拉格。

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
从魏克塞尔河畔的华沙？
从华沙她得到这件亚麻布的衬衫。
这样华丽 这样鲜艳 波兰的衬衫！
她得到它——从魏克塞尔河畔的华沙。

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
从那俯临海峡的奥斯陆？
从奥斯陆她得到了小皮领。
愿你喜爱这小皮领！
她得到它——从俯临海峡的奥斯陆。

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
从那富裕的鹿特丹？
从鹿特丹她得到了这顶帽。
她戴着合适，这顶荷兰帽。
她得到它——从鹿特丹。



士兵的老婆得了什么，
从布鲁塞尔——比利时？
从比利时她得到稀奇的花边。
啊，拿着吧，这样稀奇的花边！
她得到它们——从比利时。

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
从灯火辉煌的巴黎城？
从巴黎她得到了这件丝绸布拉吉。
女邻居羡慕这件丝绸布拉吉。
她得到它——从灿烂的巴黎城。

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
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
从的黎波里她得到了小项链。
这吊着护身牌的小小的黄项链，
她得到它——从的黎波里。

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
从那幅员辽阔的俄国？
从俄国她得到寡妇面纱。



这出殡时用的寡妇面纱，
她得到它——从那辽阔的俄国。

○宿营地

我听说在纽约 寒冬的每一个夜晚，
有个男人站在第 26 号大街
和百老汇大街的那拐角上
向过路人乞求，
为那些成群的无家可归者讨个归宿。

这世界并不因此而有所变化，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毫无改善，
剥削的年月没因此而缩短，
不过是有几个男人得了个栖身之所。
是他们整整挡了一夜的风
他们所料到的雪落在大街上。

别扔下你读的那本书 先生，
几个人有了个宿营地，
他们整整挡了一夜的风，
他们所料到的雪落在大街上。
而世界并不因此而有所变化，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毫无改善，
剥削的年代也没因此而缩短。

○一个德国母亲的歌

我的儿子 ,我送给你
皮靴和褐色的衬衣 ;
我若早知今天知道的事 ,
那我情愿自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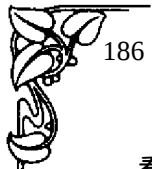
我的儿子 ,当我看到你
向希特勒致意 ,你举起手。
却不知道 :谁向他举手致意 ,
这双手就定然枯朽。

我的儿子 ,我曾听你
谈论起一代英雄。
却不知道 ,没想到 ,没看到
我竟是他的帮凶。

我的儿子 ,我看见你
跟随希特勒出征。
却不知道随他出征的人
再也不能回来与妈妈重逢。

我的儿子 ,你曾对我说 :
德国的面貌将会无法辨认。
却不知道 :德国
会变成浴血的瓦砾和灰烬。





看见你穿上褐色的衬衫，
我不曾阻止你，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知道的事：
这衬衫就是你的尸衣。

○致我的同胞

你们，毁灭的城市里幸存的人们，
而今，你们终归有了自我怜悯之心！
你们，可别再把手臂伸进新的战争，
尽管原先的手臂还伸得不够：
我求你们，怜悯你们自身！

男人们，扬起停车旗，别捉指挥刀！
而今，你们终归有幸坐在屋顶下。
你们与其做这刀下的鬼魂，
不如坐在屋顶下安稳。
我求你们，扬起停车旗，别捉指挥刀！

孩子们，是他们用战争侵扰你们，
要请你们的父母理智清醒。
你们呐喊吧，你们不愿呆在废墟中！
莫去同情他们自讨的苦痛：
孩子们，是他们用战争侵扰你们！
母亲们，容忍还是不容忍战争，
请你们自酌自斟。



让你们的孩子活下去！
可别有功于其生，而有罪于其死，
让你们的孩子活下去吧，母亲们！

○希特勒侵法战争中阵亡者的纪念碑

—

他癫狂了！这是我的最终意愿，
他是死敌！你们听着，这是真的！
这我可透露，因为只有卢瓦尔河
和一只蟋蟀知道我在哪里。

二

你们，如果你们听说他在二十天内
摧毁一个伟大的国家，
要问，我在哪里！
在现场，我在此呆了整整七天。

○德意志之歌

他们又在谈论伟大的时代，
安娜，别哭！
小贩会给我们赊销优待。

他们又在谈论尊严荣誉，
安娜，别哭！
柜子里空了，没啥可取。



他们又在谈论取胜，
安娜，别哭！
他们不会把我囚禁。

部队要转移地方，
安娜，别哭！
我将走在别的军旗下，
如果再还乡。



○致东线德国的士兵

—
弟兄们，我若是在你们身边，
是东方雪野上你们中间的一，
是战车营里千万人中的一卒，
我也会象你们那样说 这里
必有一条回归故里的路。

可是，弟兄们，亲爱的弟兄们，
在钢盔里面，天灵盖下边，
我会象你们一样知道 这里
再也没有回归故里的路。

在学校里的地图上，
到斯摩棱斯克的路
还不及元首的小拇指长。
但在雪原上，这段路

却很长 ,太长啦。

雪不会长久不化 ,至多到明春。
但人也并非长生不老 ,
他支撑不到明春。

我当死 ,这我知道。
我定死无疑 ,穿上强盗的衣服 ,
穿着杀人放火犯的衬衫死去。

作为许多人里的一员 ,千万人里的一个 ,
当强盗驱逐 ,当杀人纵火犯击毙。

二

弟兄们 ,我若是在你们身边 ,
和你们闯荡冰天雪地的荒漠 ,
我也会象你们一样问 :
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
这里再也没有归家的路 ?

我为什么穿上了强盗的上衣 ?
我为什么穿上了凶犯的衬衫 ?
这并非我迫于饥饿 ,
这不是因为我杀生成性。

只因我是一个奴隶 ,
受主子的支使 ,
出来杀人放火。



而现在必遭驱逐，
定然被打死。

三

因为我侵入了这和平的国家，
这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
这个秩序井然和建设日新的国家。
我践踏庄稼摧毁农庄，
破坏工厂，堤坝和磨坊，
捣乱了千万所学校的课堂，
扰乱了孜孜不倦的委员会的会场。

因此现在我定死无疑，
象农民逮住的一只耗子。

四

杀我这瘟神示众，
以洗净大地的面容！
惩一儆百，告诫千秋万代：
人们应该怎样处理
强盗和烧杀犯
以及强盗和烧杀犯中的奴隶。

五

以致母亲们说，她们失去了儿女。
以致孩子们说，他们失去了父亲。



以致荒冢累累 ,没留下死者的姓名。

六

而我将再也看不见 ,
那个我别离的国家 ,
看不见巴燕的森林和南方的群峰 ,
看不见海和勃兰登堡的荒原和松林 ,
看不见法兰克沿河一喧的葡萄园 ,
无论在灰色的黎明 还是日中
更不用说在夜幕降临的黄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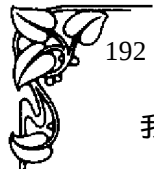
看不见那些城市和我出生的那座城。
看不见工作台 连小屋也不复存在 ,
更看不见那把椅子。

这一切我将永远不能再见。
所有和我同行的人
都再也看不见这一切。
我不能 ,你也不能再听到
妻子和母亲的声音 ,
或是故乡烟囱顶上的风声 ,
或是这城里的欢笑或哀鸣。

七

而我将要中年丧命 ,
不被人心爱 ,无人思念





我这个开战车的愚氓。

什么也没学会 ,直到通过末日审判 ,
我没有任何能耐 除非行凶 ,
谁也不会记得我 除非屠夫缺人。



我将横尸地下 ,
我曾践踏过这块土地。
一只害人虫 死有余辜。
人们将有我的坟旁长舒一口气。

究竟这下面埋的是什麼 ?
不过是坦克里将要腐烂的一百斤肉。
什麼在那里消失 ?
一副冻僵的贱骨 ,
一堆要清扫的垃圾 ,
一股被风吹散的臭气。

八

弟兄们 ,我若是在你们身边 ,
在撤回斯摩棱斯克的路上 ,
从那里再撤到鬼知道的什么地方 ,
我会和你们有同感 :
我早就知道 ,在钢盔里 ,在天灵盖下。
坏不等于好 ,
二乘二等于四。
谁与那个血腥的笨蛋为伍 ,

谁和那个血腥的咆哮者同行，
谁就逃不脱死亡的厄运。

他不知道，通往莫斯科的路途遥远，
很远，太远啦；
东方各国的冬天寒冷，
很冷，太冷啦。
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人和农民，
将奋起保卫他们的城市和乡村，
以致我们全部被消灭。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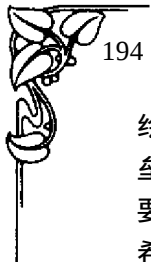
在森林前，在大炮后，
在街道上，在房屋里，
在坦克下，在公路边，
被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消灭，
在严寒里，黑夜里，饥饿里。

以致我们通通被消灭，
在今天、明天或是后天！
你、我和将军，
所有到这儿来蹂躏
人们劳动成果的一切，一切。

十

因为耕种田地是那样辛苦，





绘制蓝图 ,砍伐梁木 ,
垒砌砖墙 ,铺盖房顶 ,
要淌那样多的汗水
希望是那样宏伟。

十一

当人类的创造遭受侵犯 ,
千百年来都只被当作笑谈。
而如今将流传整个地球 :
践踏新拖拉机手耕耘的田地的那只脚业
已腐烂。
破坏新城市建设者的工厂的那只手已被
斩断。



○还乡

祖城 ,我怎样才能找到你 ?
我跟随蜂拥而至的炸弹
回到故园。
你究竟在哪里 ?
你在硝烟弥漫的荒山野冷 ,
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之中。

祖城 ,你怎样迎接我 ?
炸弹走在儿子的前面 ,成群的死魂
向你报告我的归来 ,
然而战火却比儿子先行。

○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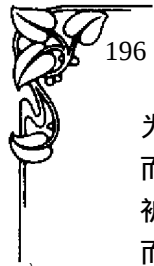
啊，德国，苍白的母亲！
在各民族之中，
你蒙受了莫大耻辱！
在被玷污者中间，
你令人触目惊心。

你的最可怜的儿子
已被击毙横尸九泉。
当他饥饿难熬时，
你的另外的儿子
向他高高举起双拳。
这桩丑闻已经外传。

他们用拳头
对待他们的兄弟，
就在你的眼皮下
当着你的面狂笑，
这丑事已家喻户晓。

在你的房子里
大声鼓噪谎言，
真理却不得不沉默，
难道就任其自然？





为什么压迫者颂扬你，
而被压迫者指控你。
被剥削者指着你的鼻子咒骂，
而剥削者却交口称赞
从你的房子里编造出来的把戏。

众目睽睽之下
你却把血染的裙角隐没。
那是你的
最好的儿子的鲜血。

听到从你的房子里传出来的说教，
人们耻笑，无论谁见到你，
他都会象看见女强盗那样举起屠刀。

啊，德国，苍白的母亲！
你的儿子伤害了你，
使你在各民族之中
成了笑柄或恐怖的化身。

